

南投陶瓷的歷史沿革與演變

簡榮聰

前言

陶瓷，是人類文明的產物，是人類在某特定區域，利用自然的土壤坯製加火燃燒而成的器物。陶瓷的出現與使用，且是人類生活史中的重要部份，甚且族類的文明，常以陶瓷為代表。

南投陶瓷，指的是在南投地區生產使用的陶瓷器物，這些陶瓷器物在南投地區到底佔據怎樣的份量？跟人類的生活文化關係如何？在南投存在的歷史及其沿革與演變如何？它的分布與地緣人類環境關係怎樣？而南投陶瓷的範疇與種類，特質與民俗內涵，人文的背景，及藝術的內涵表現，均有須一一的探討，從而尋繹南投陶瓷在生活文化中的關係地位。火的發明與運用，導致陶瓷的製作與使用，這在人類的文化史上是件大事。南投地區的文化肇始與源流，必然和陶瓷有著密切的關聯，藉著史前南投陶的分布與地緣人類環境關係的蠡探，目的在於研究其分布的範圍與地緣人文的關係和文化的面貌、生活藝術的水準。

在臺灣的陶瓷工藝史上，畢竟南投陶是相當有名而出色的，其銷售的範圍相當廣泛，也深受民間的喜愛，這一定有其社會的需要與產品的優點。本書擬嘗試從南投陶的範疇與種類，清代、日據時期、光復以後的陶瓷製造業，與各式用途器皿之品名種類，了解其成品與生活需要範圍之關係因素。

南投的陶瓷，為什麼通稱為「南投陶」？其製作的方式與場所、過程與手法，不僅古今有異，而族類不同，所以從硃窯的種類區分，進而探究今昔的製作過程，將可瞭解文化生活方式的同異與普遍性、區域性。

南投陶瓷的種類，以其質料可區別為素燒陶、上釉陶、與南投瓷，因此，分從三類加予探討其人文背景、燒造原料與用途、民俗與藝術內涵，其目的在於研究其特質與民俗藝術。

這些從古到今留存的南投陶瓷文物，雖然品名繁多，種類廣夥，然而由於歷來對先民文物所存在的輕蔑與老舊落伍觀念，導致毀損、遺失、流失國外不少。本書擬從各式用途品類，深入田野調查，一一探究遺物，欣賞演繹比較，以期更深刻認識南投陶瓷的藝術之美，與文化之富。

在多元多樣化的陶瓷文物中，那幾千百年來的先民是如何的推銷與生活下來的？過去？現在？是否存在著相當大的生活差距？本書也擬從先民老輩的口述歷史中去呈現描述，或許南投陶瓷工匠的剪影，尤可作為南投歷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史料。

南投陶瓷的歷史沿革與演變

一般論臺灣陶瓷，多從明朝末年漢人入臺始，實者臺灣陶器的發展甚早，漢人未來臺之前，原住民土著族已在臺灣

燒陶用陶，故就歷史沿革而言，似宜從史前南投陶的存在歷史說起，次及明清與日據時期，乃至於光復以後。茲分述如次：

一、史前南投陶的存在歷史

臺灣史前陶器的發現，最早見於《諸羅縣志》、《臺海使槎錄》等古籍（註一），證明在有史可徵的十七世紀之前，臺灣確有陶器的使用。以後，日據時期若干專家學者經在臺灣各地調查挖掘，並經光復後數十年來臺大考古人類學系、中研院民族所、歷史語言研究所、以至於近年的卑南計劃、八里十三行計劃、濁大計劃等，在臺、澎各地發掘了許多陶器，其中，最古老的繩紋陶可以上溯六千年（註二）。

南投縣位於臺灣紡錘形地塊的中心部，為全省唯一不濱海的山岳縣，高峰峻嶺滿佈，灌流山區的河流多呈數百公尺以上的峽谷，其中下游有南投丘陵、竹山丘陵、火炎山丘陵。與及頂城臺地和大水窟臺地、八卦山臺地、坪頂埔臺地、觸口山臺地。和大小十數個的盆地，如埔里盆地群，包含魚池盆地及日月潭盆地。此外，尚有面積不大的平原，如烏溪下游部的河床沖積平原，臺中盆地南段的南投平原，和濁水溪中游部的河床沖積平原，其中以南投平原之面積為最大，因此遂成為南投縣村落和人口密集之區，（註三）且與南投陶盜的發展關係密切。

南投縣目前約有一百七十餘處史前遺址，其中以烏溪上游的大馬璘遺址及濁水溪流域的洞角遺址為標準型。

以位於埔里盆地的愛蘭臺地之大馬璘遺址而言，灰色泥質陶、灰色沙質陶及灰色粗沙陶可說是出土陶器的主流。據石璋如、劉益昌所作「大馬璘」遺址發掘調查報告「陶器總

述」謂：「泥質陶所製作的陶器較為細緻，表面修飾與裝飾的情形也較多，可能泥質陶做為儀式性或特殊性用途的器物，如裝飾品的陶環就全是泥質的。沙質陶及粗沙陶表面雖也有修飾，但大部分可能只是製造過程中應有的手續，其器形也大多是實用的罐形器，尤其很多粗沙質或沙質陶的底部或腹片常見有煙薰的痕跡，更說明它是做為炊煮的用具。」

在製造方面當時人類已經知道利用淘洗過的陶土做成細緻的器物，也知道在胚土中加入定量的沙粒，以增強陶器的物理抗力。雖然所有陶器都是手製，但已有部分口緣顯示有輪修的痕跡，表面也經常抹平或加上一層泥質的陶衣，形制也相當多樣，顯示陶器製作上已具有相當高的工藝水準。陶器雖然裝飾不多，但是彩繪、劃劃、壓印等各種紋飾的組合與變化都相當豐富，此外表面有一層黑色陶衣並加以打磨光亮的黑皮陶，可能也具有裝飾的意義。這些都和器形、質地一樣足以代表一個文化的特色。（註四）

大馬璘出土陶器，經「濁大計劃」考古組所作碳十四年代測定，大致可以推知大馬璘遺址堆積的年代大約在距今二千三百七十年前開始，發展延續到距今一千七百年前或更晚，其間延續了將近七百年的時間。（註五）

這在一二千年前就已出現的大馬璘陶器文化，和埔里盆地及附近地區遺址的關係如何？根據伊因印（R. stamps）的調查與試掘，認為埔里盆地的史前文化可分為水蛙堀期與大馬璘期。水蛙堀期包括水蛙堀等五個小型遺址，文化相貌和大馬璘期類似，但年代較早，約為三千六百年至二千四百年之間；且在大馬璘遺址最下層出現水蛙堀期的代表性陶器，因此推測大馬璘期是由水蛙堀期演變而來，並由遺址型態

認為水蛙堀期都是一些小型聚落，到大馬璘期合而為一個大型聚落。(註六)至於在埔里盆地東邊濁水溪上游河谷調查及曲冰遺址發掘所得的資料(陳仲玉，一九八四)，顯示很多要素與大馬璘遺址相近，遺物年代的先後，在出土石陶片的曲冰可能與大馬璘同時或稍晚，並延續到距今約一千年前後，從而似可說明曲冰這一類型遺址與大馬璘遺址之間有傳承或相互影響關係。或許可以說明大馬璘遺址廢棄後居民的一部分移動方向。(註七)

而位在濁水溪中游北岸的大坪頂遺址、洞角遺址，其特徵，陶器以夾砂灰黑陶為主，也有部分夾砂紅陶，主要的器形是罐、鉢、盆、甕、豆，圈足和鼎足也有發現。有些器物並有蓋或把手，紋飾的技術以劃劃、拍印、壓印為主，構成各種圈帶紋、羽狀紋、波浪紋、弦紋、方格紋、斜方格紋、繩紋等，經常裝飾在口緣以及肩腹的上方環繞器體一周，此外有一些彩繪，大都是簡單的線條或直線交叉而成的方格、斜方格。(註八)像這樣紋飾藝術文化內涵的陶器，在年代上又較大馬璘遺址為早，據臧振華所作洞角遺址年代校正，為二千八百四十年前加減一三〇年的時間。由此可證，目前所知的史前南投陶，既有悠久的存在歷史。

位在南投市街附近隔著貓羅溪的「軍功寮遺址」，經劉枝萬先生的發掘調查，出土陶器以罐形器為主要器形，並有少數盆形器及瓶形器，附件有鐲形器及蓋形器；罐形器形制以大口、鼓腹、圓底為主。而紋飾方面，雖稱圖案講究，但僅平行凹槽紋、刺點紋、羽狀紋、波浪線紋、小圓圈紋、曲折線紋、弦紋、扁圓盤紋及附耳紋等數種而已。(註九)此項遺物，劉先生係在民國四十七、八年試掘，因未有碳十四照

射分析，未見報告歷史年代；惟據形制圖案推測，年代當亦在一、二千年以上。

以上所探述的史前文化遺址，係就代表大肚溪上游烏溪沿岸文化系統之大馬璘，代表濁水溪沿岸文化系統之洞角，以及位於貓羅溪平流地帶的軍功寮等遺址而加予敘述存在的陶器歷史。上述的史前文化與臺灣土著族，究有任何關係，現尚無確證。清朝年間，文獻記載今南投縣境內之土著族為埔眉番住於埔里平原，而黃叔瓚《臺海使槎錄》記載北路諸羅番六，包括南投、北投、貓羅、半線、柴仔坑及水裏等六社，此大體指平埔族之和安雅部族，其中南北投二社係以貓羅溪為隔的，《諸羅縣志》封域志山川云：「東為南投山，內社二，溪南為南投，北為北投」可以作證。而《臺海使槎錄》「番俗六考」所載「器用」說：「耕種捕鹿，具與眾番同，惟採魚兼用篾簍。炊以三石為竈，螺蛤殼為碗，竹筒為汲桶。」並未明述用陶器何種於什麼生活，雖然文獻無徵，但不一定證明確無使用陶器。

至於南投縣的高山族史前文化方面，布農族傳說，其祖宗原住西部海岸 Loga-an 之地，而後沿濁水溪、郡大溪，移向巒大社；其路徑則以 Taulak (斗六) Lintaho (林圯埔) Lamongan、Daingad 之程序而播遷，乃擬 Lamongan 於濁水溪南之社寮或溪北之浦仔，且仍記其地為赭土，並茂生檳榔樹；按 Lamongan 與 Lam-a (浦仔)音偕，則可能為今名間、南投一帶之地。但在軍功寮陶器群中，卻未曾發現具有遍見於布農族陶器紋飾之方格紋(註十)，是否軍功寮遺址所遺之陶器，即平埔族之陶器？或與平埔族有傳承之關係，仍亟待再進一層探索。

布農族的陶器製作，可能相當早，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出版之蕃族調查報告書中，於布農族前編中提到：在從前有名為「塔克巴丹」者是第一個製造土鍋者的傳說。另外也敘述同屬該族的丹蕃，時至日據時期雖然數量稀少唯仍在製造素燒土器。日據時期日本考古學家森丙牛氏曾撰文說：「遺物包含層之表土堆積，若由地質學上可得標準，則按其深淺而可推測其大體年代。於東埔社五十二公分，於頂嵌庄六十公分餘，於林尾庄九十公分。然則其年代，當不甚新近也。且其發生及發達，與河川之關係至深，遺址多分布於濁水溪及其上游一帶沿岸，可見石器時代人類曾沿河川而居住。此事，現在高山族亦然。……由地形加予觀察，往時石器時代人類，可能曾住於眉溪沿岸。渠等渡過湖水，長嘯於珠仔山，有時漁撈於眉溪畔之情形，可想而知。玉山附近之布農族及阿里山番，有使用石器之傳說，尤其東埔社尚記使用石器之法。此二族均保存古陶器，而用於宗教儀式。玉山附近、八通關下、濁水溪畔等處，時見數百石器散佈之地。從泰雅族居住地，亦曾發現不少遺物，甚至有有紋陶片隨伴於石器。譬如明治四十年鹿場大山探險之際，在汶水溪上游發現之陶器，與埔里社番地發現者毫無二致。但渠等並無關於石器之傳說，又不知製陶之法，想此係先住人類所遺留者。」以此報告觀之，南投不僅於平地有先史陶器，即連高山亦有，且時代甚早。

關於南投高山族之陶器，西元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日本學者佐山融吉曾報導布農族之丹番有陶匠及其製陶工程、形制，有關石器陶器之傳說等。西元一九三〇年（昭和五年八月），日學者尾崎秀真於仁愛鄉之 *Mathebo* 社曾發

現陶罐（方格印紋、篋狀印紋）。西元一九〇二年（明治三十五年十月三十日，森丙牛於信義鄉東埔社發現甕棺。西元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十一月），於信義鄉丹大社發現陶罐。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七月），鹿野忠雄於信義鄉郡大社故址發現網狀紋、方格紋、搔刷紋之陶片、及帶尖底、長口緣之陶罐。上述高山陶器，並非於日據時期製作者，顯係古早所留，據此，可以佐證南投先史陶器存在歷史的悠久。

（註十二）

關於這些陶器的源頭，早年日本學者鹿野忠雄已經認定其中的網紋（方格紋）陶器係由華中而來，而黑陶亦含中國大陸的文化因素（註十二）。近年張光直博士進而認為鳳鼻頭文化（黑陶）與大陸福建曇石山文化相銜接，屬於中原文化龍山形成期。史前的臺灣已有中原文化的因子，而這些陶器和近代土著，如平埔族、布農族的製作，又可以銜接。

（註十三）

二、清代與日據時期的陶瓷發展史

（一）南投清代陶瓷發展之歷史背景

南投縣的地理，位於臺灣的中心內陸，致其漢人進縣開發，較近海的西部平原縣市為晚。明朝末年，延平郡王鄭成功部將林圯，於鄭經時代推廣屯田制時，率軍屯墾於斗六門，拓地於水沙連堡之竹圍仔庄、林圯埔、社寮及東埔蚋等處，築柵以居，日與番戰，而終成今日之竹山、延平、社寮一地（註十四）。林圯之後，尚有福建之平和、南靖、龍溪、及漳浦等縣人進入竹山開墾，而為南投縣開拓之先驅。清康熙

六十年（一七二一年）朱一貴率眾反清，幾乎攻陷全臺，是時南投縣境番界土著，諸如阿里山、水沙連各社乘亂殺通事以叛，蓋康熙末葉，臺灣墾闢已日廣，流移日多，每有侵入「番界」事，而通事類多橫徵暴斂，方生此類事端，然亦足以證明是時漢族人文已入內山。雍正年間南北投堡相繼開發，並及於萬丹庄附近及名間鄉。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年）東埔蚋圳完成，乾隆二十四年創設南投縣丞，足見在此之前，八卦丘陵東側之南投平原以及竹山一帶，漢人之開拓事業大體已初具規模。而乾隆四十年代，集集地方已漸開拓漢人大聚落，至嘉慶二十年代，則今之草屯、名間、中寮、鹿谷、水里等地，已到處可見漢人聚落，且草屯開發尤早。而埔里一帶，社番與漢人之入墾，史籍所載，始自康熙九年。（註十五）其時土著與漢人競爭不休，至嘉慶二十年發生郭百年事件「社番」傷亡慘重，乃以「水社番」為介，招致平埔族遷入，以對抗漢人，當是時，臺灣西部平埔族，由於與漢人爭地失利，極需尋覓生存空間，遂有大舉移民遷居活動。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在水社番之介引下，中部平埔族開始民族大遷徙運動。移住之「熟番」，包括五個部落，即道卡斯（Takas）、拍布拉（Pa-Pora）、拍宰海（Pazeh）、巴布薩（Babusa）（有譯「貓霧慄」）及和安雅（Hoanya）（有譯「洪雅」）各族。自道光三年以降至咸豐末年間陸續遷入埔里者，竟達三十餘社之多。從而，亦造成南投縣複雜而多元之人文現象。道光末葉，漢人在今魚池已建有村莊，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清廷依沈葆楨之議，由分巡臺澎兵備道夏獻綸和臺灣總兵張其光連署告示，所有從前不准人民渡臺及私入「番境」各例禁一律開除不復禁止

，改北路理番同知為中部撫民理番同知，並移置埔里社廳，此舉不僅展開全面墾闢工作，而商賈自是絡繹不絕，民生物品，亦暢其流。——此為南投清代陶瓷發展之歷史背景。

（二）南投清代陶瓷發展及年代與地區初探

在如是歷史背景下，先民如何在南投地區生活？有無製造或使用陶瓷？此在清代南投陶瓷發展史中似應顧及。

據《臺灣志略》載：「彰邑所轄為半線保。雖新設未久，而願耕於野、願藏於市者，四方紛至。故街衢巷陌，漸有可觀；山海珍錯之物，亦無不集，但價值稍昂，其風頗仿郡城。」又據連雅堂《臺灣通史》工藝志記：「鄭氏之時，諮議參軍陳永華始教民燒瓦。瓦色皆赤，故范咸有赤瓦之歌。然臺灣陶製之工，尚未大興，盤盃碗之屬，多來自漳泉，其佳者則由景德鎮，唯磚瓦乃自給爾。鄉村建屋，範土長方，厚約二寸，曝日極乾，壘以為壁，堅若磚，謂之土墼，費省數倍。」

由以上文獻觀之推測，在早期漢民族開發南投縣區中，先民之開墾，當時常處於戒備狀態，生活所需，一切從簡，陶瓷雖屬生活需品，然質脆易破，不僅攜帶不易且須特予小心。因此，家庭使用陶瓷，大體於生活較裕而居住固定之時，較為可能，而於清朝初葉，使用從漳泉進口之陶瓷，尤其是俗稱「石脂」之交趾硬陶類，諸如甕、缸、盆之類，以為醃藏儲存食物之具，且數量必不多；此從民間所遺較古老之石脂陶器，可資證明這一論點。

然而，此類陶瓷，從遺物觀察，亦有粗細之別，陶多素燒，瓷多青花，用瓷者，大體為富戶官家，餘皆粗製而耐用

之陶，且價格較昂；此殆由於從唐山大陸船載來臺，入港口，且經挑夫運送內地，故價較昂貴。彰化一帶既然有「山海珍錯之物」，南投地區之開發，生資器用，亦與彰化同屬淵源，當無歧異之理，因此，清初民宅，架構多利用當地土木竹草，以「架筒起」方式建造，或以土壘疊牆架屋，上鋪厚厚的茅草，如偶而有鋪瓦者，稱「大瓦厝」。「瓦厝」，則甚稀罕，且為富戶之象徵。

臺灣地區明清陶瓷的發展，是先有磚瓦，再有燒陶製瓷的。此因磚瓦的需用較陶瓷為迫切，且其形式單純，設備製作較易，故明鄭時諮議參軍陳永華始教民燒瓦。在南投地區，有文獻可稽者，亦以磚瓦為先製造成品。不過，南投土著族的陶器，應該是繼續在製造，且上承古代，此點必須特別申明。據日本專家服部武彥撰「臺灣的陶業」有關本島陶業的沿革亦述及日據時「先住民今日仍繼續在燒製、使用無釉水甕……足以證明先住民已懂得如何燒陶。但是，具備陶業形態者是再後代的事；而文獻在這方面實缺乏明確記載。以今日調查結果的看法是：南投及鶯歌兩地之陶業歷史最為悠久。」——這是服部武彥站在漢族陶業成就所作的史評。

又據服部武彥撰「臺灣的陶業」記載，南投的陶業，始於清嘉慶元年（西元一七九六年），當地人在南投街牛運堀附近採掘低地粘土為原料，燒製磚塊。道光元年設立頭、中、尾三窯，燒製日用陶器。經過三十年，咸豐年間已大有進展。

〈臺灣的陶業〉專文所述，指南投陶業始於清嘉慶元年，是否確切？值得疑問：第一、由社會居民之分佈而言，嘉慶元年以前，已於乾隆二十四年創設南投縣丞，衙門設於今南投國小一帶，足見此時南投堡已成街市，而在此之前，名

間、竹山已具聚落規模，尤其竹山街坊成型更早。人口住居與日常生活所需，先民往往築窯燒製磚瓦陶器以供，而遲延至嘉慶元年始築窯燒陶之可能性似不大。第二、從文獻古籍記載探討，康熙三十三年高拱乾監撰《臺灣府志》，記載臺灣府街市店厝已有四、七〇五間，其中瓦厝佔二、八二五間，草厝一、八八〇間，瓦厝已較草厝為多，既然瓦厝因聚落成型而日漸普及，以臺灣地區人文互動、物質文化流風影響，開發較早的竹山已較有可能設置磚瓦窯。又據《臺海使槎錄》記載臺地的窯跡：「康熙壬寅（即六十一年），巡歷南北兩路，窯亦錯列，殆不足供全郡之需。」而《重修臺灣府志》且記載：「瓦礫礱五座，共徵銀十二兩五錢」，是時為乾隆六年之前，位在諸羅縣境之瓦窯已非少數一二，且已納稅課徵。至磚燒方面，康熙二十四年成書的《澎湖臺灣紀略》已有「磚仔坑」古地名（位於東、西螺社附近），《重修臺灣府志》已載有彰化縣半線保管下「磚仔窯莊」，證明磚的燒製與分布，亦源起甚早且廣。至於陶器製作方面，《臺灣府志》記載在府治鎮北坊的觀音亭，有前後泥金色相的十八羅漢彫塑，此泥塑易碎之物，並不排除在臺生產製作之可能。康熙五十六年周鍾瑄主修的《諸羅縣志》外記已載陶製糖漏的生產。而王瑛曾的《重修鳳山縣志》亦記載地區物產陶器。上述文獻，年代都在康熙乾隆之間，最晚不會晚於乾隆二十九年，依此可見臺灣中南部的陶磚瓦器自製的年代甚早。南投縣地區的陶業雖不一定與南部的磚瓦陶業與時俱進，然而徵諸於南投的人口分布與地理河川環境，其生活用品的需要與地質適宜燒瓦製陶的特質，陶業的發展應不至於太慢。第三、竹山礪礱的燒陶歷史，可溯至雍正年間，福建汀

州府永定縣人廖孟，遷到沙連堡林圯埔街之南，以製陶爲業，從此該地即稱硲硲。雖然就陶業發展史而言，竹山的陶業似與南投名聞不相隸屬，然而濁水溪的隔離並不否定人文的交通，竹山開發較早，而南投亦不晚，故南投陶業的起始亦不至遲到嘉慶元年。

上面的疑點商榷，也只是止於推論，今南投市地區的陶業是否起於嘉慶之前，從遺存實物已殊難判斷，惟就整個南投縣的陶瓷業發展起始，不應說嘉慶元年，宜追溯至雍正年間。不過，在清代，南投縣的陶瓷業，是呈現零散分布的狀況，其分布且與各地區的人口分布、地緣與地質關係有關；由於地處臺灣內陸、交通不便、外來日用品較貴的環境下，自製自銷、自給自足，間或購入外來用品補充的生活情況，便成爲清代南投縣地區的人文特色。

當時的陶瓷磚瓦的供給到底呈現怎樣的狀況呢？同治七年《臺灣番事物產與商務》一書記載：「紅磚由廈門運臺，每千塊九元，細磁器、每擔價三十五元，粗磁器、每擔價十五元。」由此看來，臺灣地區在清朝時代，自產陶瓷無法滿足生活需要之情況下，磚瓦陶器，仍得依賴從大陸進口以求挹注，大約到了連橫撰《臺灣通史》的時代，除了「磚瓦乃自給爾」略呈供需平衡外，其餘日用陶器，仍「多來自漳泉」。臺灣自製日用陶瓷，供真正達到平衡，乃光復以後的事。據成立於民前十一年臺灣慣習調查委員會調查發現記載：「臺灣的窯業極其幼稚，細工捏製陶器極少，……大都是些粗雜土鍋、土瓶、水甕等種類素燒的土器，……施予丹釉再入窯燒製的陶器製品，爲數相當的少。一般日用陶瓷及精緻性裝飾陶瓷，大都從中國大陸輸入。……普通的日用品主

要從泉州輸入，其他地區如福州、寧波、鎮海、溫州、石碼等地，也有若干輸入。裝飾陶瓷則以福州爲主要輸入地區。年輸入金額至少在十萬圓以上。」（註十六）文中所述「臺灣之陶業極其幼稚」乙語，難免不帶有較濃厚之主觀意識與異域眼光而評斷失當。至於依賴大陸進口，以爲補充生活所需，則是事實，這是清末日據初年時，臺灣陶瓷的供需與發展情況。此事中國人本身亦有略似記載，光緒二十年屠繼善主脩之《恒春縣志》「案臺南（臺灣之南部）就地不出杉木，即石料磚瓦，亦不及內地之堅實。當時材料均由福建船政局購運來臺，工匠亦由閩渡海而來。」由此可知，自給自足方式的臺灣窯業，是清代與日據時期的經營銷售形態。

當清朝之時道光年間，南投地區隸屬彰化縣，因生活日用及建築所需，磚瓦硲類到底呈現如何之分布呢？據《彰化縣志》載，各堡村莊地名與製陶產業有關係者計十五處。半線東西堡，縣城外莊名有：瓦礫莊、烏瓦礫、磚仔礫、烏瓦厝。馬芝遴上下堡莊名有：烏瓦厝、瓦礫庄。大武郡東西堡莊名有：瓦礫厝。深耕堡莊名有：瓦礫仔。布嶼稟堡莊名有：烏瓦礫。貓霧揀東西上下堡莊名有：大瓦厝、瓦礫仔、上瓦礫、下瓦礫。沙連堡則有「磁礫厝」（註十七）。以上除了今彰化縣以外，南投縣之以陶瓷爲襲呼地名者，惟竹山之「磁礫厝」，惟此並不意味是時僅沙連堡有礫，因爲從磚瓦磁礫的分布看，顯示某一堡的範圍內多有或一或夥之窯燒，至於彰化爲何瓦窯較多呢？可能是地處西部平原，多爲田疇，茅草爲鋪屋頂之舊式建築作法，其材料已較古時取得不易，加上冬季風大（多風），不宜用茅，故瓦片需求較多，而南投地處內陸，民家茅草蓋屋，材料取得容易，故未若彰化瓦窯

之多，其未形成地名者，皆不錄入縣志。然經事實考察，南投縣最早發展之漢族窯業在竹山硿礐，然後可能接著為南投牛運堀，而草屯、集集、水裡、魚池、埔里，呈現定點定區之零散分布。茲為探討之便，擬分區敘述其發展與年代如下：

1. 竹山的硿礐

硿礐，是竹山地區的一個原始地名，硿礐成為地名，乃必有它的歷史、規模與知名度。所謂歷史，乃是硿礐的建窯年代有一段長時間，到底硿礐建於何時？據地方耆老與研究專家所述：一說硿礐的燒陶年代，可溯至雍正年間，福建汀州府永定縣人廖孟，遷到沙連堡林圯埔街之南，以製陶為業，從此該地即有硿礐之稱呼。一說硿礐於乾隆年間才開始築窯製陶。（註十八）更有一說，謂鄭成功的部將林圯率兵屯墾水沙連，康熙二十一年，明鄭投降後，地方屯營解散士兵，其中有熟悉製陶技術者，在此落籍，開發窯場。（註十九）

硿礐，距離竹山鎮市區中心大約僅一公里，現在，該地區稱為硿礐里，硿礐既然是古代之原始地名，故十分有可能它是在竹山發展初期，即已形成的製陶產業定點。竹山形成街庄大約是在乾隆年間。通常，陶窯的興起是伴隨市街、聚落的開發集中或分布，因為人口增加與生活需要而產生的；尤其內陸地區，距離海口較遠，運輸不便，進口的生活用品價格較昂，自有依賴本地自產才能降低成本與供應價格。且先民於拓殖時期的生活，一切但求實用，至於細緻美觀的要求則在其次，因而厚重耐用的粗陶，乃應需生產。以此推論，硿礐即使不在明鄭投降或雍正年間開始製陶事業，至少應在乾隆年間即已形成。而且，根據街市聚落的形成先後，開

發的早晚，竹山硿礐的燒陶年代，應比南投牛運堀窯業更早發展。

清代時間，竹山硿礐到底生產什麼呢？由於缺乏文獻記載，甚難述其梗概。若據《彰化縣志》所載彰化縣（當時含南投縣地區）各堡瓦礐、烏瓦礐、瓦礐莊、烏瓦厝、磚仔礐、磁礐等地名觀之，竹山硿礐的產品，當以生產日用陶器，如甕、罐、缸、盆之屬，而有別於生產磚的磚仔礐，生產瓦之瓦礐。若然，則竹山或附近地區（如鹿谷）所需之磚瓦取得於何處？這有三種可能供應來源：第一、源於彰化縣屬其他磚瓦礐之生產供應銷售。第二、源自南投名間地區磚瓦礐之生產供應銷售。第三、源自於鹿港進口之唐山大陸磚瓦。惟事實必須注意的社會現象是，竹山位處內陸，中隔清水溪、濁水溪與彰化、雲林、名間南投遙不相連，外來物品的供應須待擺渡或涉水，因此居民多以自印的土墾磚、自採的茅草，權當磚瓦，構宅架屋。以此探討，竹山鹿谷一帶，磚瓦的供應與需求必不殷切，反而，硿礐所產日用陶器，轉而供應附近其他地區所需吧！

如果，南投初創的窯是專產磚瓦，如果，服部武彥的「臺灣の陶業」的記載屬實，則嘉慶年間以前，初期南投牛運堀不產日用陶器供應南投、名間、中寮、草屯地區，那麼竹山的硿礐必定供應此地；若然，則其規模也必不小，據耆老口傳，約有三、四個包仔窯在燒製。

竹山清代硿礐，至於日據初期，似已改燒磚瓦，其歷來所遺殘甕破皿，疊成陶片牆籬笆，方圓約二甲餘，形成地方景觀特色，此種籬笆因係湊疊而成，因此不能扳搖，否則即形崩圯，故竹山耆老仍留傳一句諺語說：「硿礐籬笆噴扳哩

！」意指不耐議事、議事不成、不能招惹的意思。此殘陶組合甕片籬笆牆頭，至民國五十年代猶可一見，後以社區改建拆除，今只能於當地人士口談中幻像之。

2. 南投、草屯地區的清代陶業

南投市地區陶業的興起，早期的漢族先民是否承續原住民在僅隔貓羅溪的軍功寮地區所遺留的燒陶文化？有無受其影響？今天因缺乏史料的證據，無法判斷在與牛運堀相隔貓羅溪對望的兩岸有無文化的傳承或關係。不過，就地緣講，南北投社的和安雅族平埔族，在未遷徙埔里之前的清代，有無陶器的製造與使用？其與漢族的陶器取土燒製有無關聯？都是值得今後努力進一步探索的課題。

文獻可徵的南投市區陶業，記載始於嘉慶元年（西元一七九六年），當地人在南投牛運堀附近，採掘田地粘土為原料，燒製磚瓦。道光元年（西元一八二一年）設立頭、中、尾三窯，燒製日用陶器（註二十）。經過三十年的發展，至咸豐年間已頗繁榮。清代之頭、中、尾三窯位於今之何處？據地方耆老指稱，其位置大約是從省立南投醫院附近往北方坡地一路過去，直到現在的敏隆瓦廠為止（註二十一）。為何窯名稱爲頭、中、尾？據說爲地理位置較接近南投街仔內的稱爲頭窯，依序是中窯，最遠的稱爲尾窯。惟經過歷史的流衍，人事的變遷，最早的頭、中、尾三窯今已蕩然無存，而歷來曾經存在於該地區的窯數也不只三座，演變到後來光緒年間，那裏已經不再是窯場的名稱，而轉變爲小區域的地名。

自從道光元年（西元一八二一年），南投牛運堀設立頭、中、尾三窯，燒製日用陶器之後，到了咸豐年間已甚繁榮

，三十年的發展，有此規模，可見其時社會需求的殷切；當是時，南投的供應，可能是名間、中寮、草屯、國姓、埔里等地區，甚且遠及臺中縣、彰化縣附近之地（註二十二）。廣大的需求面，使得頭中尾三窯之外，再增建窯場燒製供應，而形成一片區域性之窯場，居民仍沿頭窯、中窯、尾窯之地名呼之。日據前之光緒年代，僅尾窯這地方就曾有一「德泰礐」、「漳興礐」、「聯成礐」（或聯成瓦礐）等老字號窯場存在。（註二十三）。

清代，今南投市、名間鄉、中寮鄉、草屯鎮，由於地緣關係，乃屬於同一個共同生活圈，（光緒元年以前，南投與草屯合稱「南北投保」）。因此，這一地區範圍內的陶業，可能也相對抑制附近地區的同類生產作用，反之，也可能與附近地區的不同類生產發生互補有無的作用。草屯鎮的開發，移民的大量入墾在清雍正三年（一七二五年）之後，至乾隆年間已自西拓至下溪洲、月眉、頂茄荖一帶，南及林子頭，東進草鞋墩而後達南埔與北勢溝（註二十四），人口的增加，街坊聚落的分布，建築與生活的需要，均較南投市區、名間、中寮有過之而無不及。若謂草屯地區在清代皆無設窯燒製磚瓦陶器，則未免過於武斷。

就地理環境而言，草屯溪洲，月眉厝一帶，爲貓羅溪平緩流域，泥土沉澱，爲陶瓦上好材料。又南埔地區，爲上古烏溪流域遺跡，泥質堆積，亦有上好陶土原料。而富寮圳寮坑一帶，其土亦佳，據父老傳聞，溪洲月眉厝、富寮等地，在清朝已有磚瓦窯生產磚瓦，燒以菅蓆，惟產業代遷，舊窯場亦已化爲稻田，遺址斷瓦殘磚也已深埋泥中，不便挖尋。

以草屯的人文及歷史背景、地緣狀況推測，可能在清代

年間，草屯與南投兩地區的陶瓷磚瓦，呈顯相對抑制同類生產，與互補異類產品的現象；即南投市頭中尾窯生產日用陶器，而草屯地區生產磚瓦；這從日據初期的窯場與產品分布，似乎可以看出端倪遺跡。（註二十五）

在日據之前，南投的陶、草屯的磚瓦，似乎已呈高度發展的狀態，其生產的品名種類，範圍廣泛，種類繁夥，已包涵建築用品、生活器用、民俗信用諸類，甚且對於需要特多的陶器，還以陶製的母模來印製，出現工業的雛型。（參見「南投的品名種類」章節）。

在陶土方面，早期南投市區所產陶器，質地較潤較腴（音Q），黏性高而結實，色呈深紅，燒結溫度頗高，扣之音呈金石，清脆而凝聚。在裝飾上，甚且有以白土貼花（青花）或鏤空、或鑲嵌的技術，呈現兩色輝映對比，精巧而美觀，與木器之「茄苳入石榴」作法有異曲同工之妙。此類白土，據傳是從唐山大陸運抵，因其質重，用以壓住船艙，在鹿港港邊往往堆積如山，待價而沽。可見南投之陶器所用白土，係從鹿港運至，因其施於本地陶土上燒製，可以增加裝飾之美，故又稱「化妝土」。這種化妝土因可凸顯陶器的紋飾，甚且用以廟宇的香爐，嵌鑲製造年月、廟宇殿號神號、信徒捐獻來由。如南投市配天宮媽祖廟內的香爐，為信徒在清同治十三年捐獻，證明至遲在同治年間南投市區製陶已經使用白土製造化妝土的效果。

在釉的施用方面，早期陶器由於物質來源匱乏，且居民經濟情況普遍不佳，故陶多素燒，而無加釉，從遺留的傳世陶器陶片顯示，素燒且比釉燒更為普遍。然而，由於素燒易漏水或油鹽，或日久產生質變，再加上年代變遷，經濟好轉

，漸有加釉陶器，而且呈現多樣顏色的不同。

在陶器磚瓦的生產品類方面，除了紅色之外，清代年間也生產黑陶、黑磚、黑瓦，其色佳者，通體烏黑，如還原不理想，色澤灰黑，硬度較差，且有紅黑雜錯情形之陶器磚瓦。據耆老言，清朝時已有黑陶，遍及嘉義、沙鹿、彰化等中南部地區。在陶器工藝方面，連橫《臺灣通史》曾記：「彰化有王陵者，善製煙斗，繪花鳥，釉彩極工，一枚售金數圓。：且能製瓶壺之器，亦極巧。」，其窯址或謂在頭寮東端，曾有人在本地挖取陶土，得遺品殘器若干。（註二十六）

3. 集集、水里、魚池地區的清代陶業

集集、水里、魚池三鄉鎮在清朝大抵同屬沙連保，日據時期則同屬新高郡轄區，在數百年來，這三地也形成地緣人文關係密切的共同生活圈。

這一地區在日據以前的清朝，是否有陶瓦磚窯的興建？因尚乏文獻可徵，難以稽考。惟以集集的發展，在嘉慶年間已成聚落，樟腦業的興起，更促進地方的人文薈集。此一地區，因受濁水溪流流域影響，沉積泥土，亦適合作陶燒瓦，遠古的洞角遺址，就是證明。在陶土質佳，燃料取得容易的情況下，陶業應有發展的條件。且由於此地距離南投、名間、竹山較遠，處在山環水繞之間，交通不便、挑運困難，於是在清代乃發展出一種特殊的窯業型態。據當地耆老言，早期當地居民起造房屋，如有二、三戶人家時間一致，經常聯合起來，聘請製陶師父前來就地築窯，燒製磚瓦。遇有公共建築或大型建築，需求磚瓦數量龐大，外購外運又不符經濟效益，也同樣如法泡製，自築過渡性質的窯，自行生產。等建

築物蓋好了，窯往往廢棄不用。在水里頂坎村現今仍有一座「包仔礮」廢礮，其年代雖然未必悠久，但卻是早期陶業生產特色的縮影。

4. 埔里地區的清代陶業

埔里地區位處臺灣地理中心，由於風土氣候宜人，適於居住，漢人入墾甚早，在咸豐年間即已形成埔里社街，漢人熙攘來往，以此人文現象觀察，其陶業發展應是清代即已興起。

西元一八七六年英國商人柯勒，在所撰的〈西海岸紀行〉即曾紀錄，探險隊伍一行從水里出發，將抵埔里時「經過一處小林後，走出森林，眼前有四、五間房子，一間陶器廠，奇異地立在山坡。一條長坑道，大約四尺高，以磚瓦築在斜坡上，二邊皆有洞口，它是用來烘焙泥土製陶甕。到處都是陶甕的破碎片。他們製成大的紅土甕，中國人用來裝水與土酒。火明顯地從坡下的坑口點燃，坑道順坡度而建，顯然是爲了獲得乾燥的空氣。」（註二十七）從此文觀之，至少在光緒二年（西元一八七六年）以前，埔里地區當時已有陶窯場，「到處都是陶甕的破碎片」，亦象徵製造量的不少。今日在埔里鎮東南方尚留有舊地名「磚仔底」（又稱內底林）、「瓦窯腳」；而在魚池鄉新城村靠近埔里盆地有舊地名稱為「鹽菜甕」，應該都是本地區陶業發展的遺跡證明。

由於埔里地區自道光年間，陸續遷入中部之平埔族居住，且由於嗣後的漢番交流，產生文化互動關係，平埔族在漢化過程中，亦以其原始傳統作法，雜揉漢人製方，燒製陶器。今日在埔里地區偶而還可以看到其陶甕，高約一尺半，淋土製灰釉，上寬下窄，完全由手工塑形，無拉坯痕跡，特別厚重

，其造型風格與漢人陶甕頗不相同，呈顯特殊之地區特色。

（三）南投日據時期陶瓷發展之歷史背景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日人初據臺灣時，因其國基初展，市場狹小，缺乏工業原料，故以臺灣爲其國民經濟之出路，運用各種方冊，力謀鞏固治安，開發經濟，有意將農業型態，導引向工業方面發展。

政策既然如此，是以陶瓷磚業也趨向積極發展之路。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年）當時辦務署長矢野武平氏，鑑於南投陶業在清朝的發展規模，認爲大有可爲，爲開發南投的窯業，而精心策劃了南投窯業的發展方向。到了明治三十四年十一月（一九〇一年），當時的南投廳長小柳重道氏繼承了前任者的施政方針，除了向總督府申請每年一千五百元補助金外，並向日本本國聘請了陶業技術師龜岡安太郎氏及設置技術者養成所，一方面培養技術人才，一方面改進產品品質，增加生產，並拓展銷路，結果收效頗大，因而南投陶器馳名中外，在有計畫的產銷合作社成立後，更呈活潑，並且影響到魚池、苗栗、鶯歌、龜山、南投和嘉義等地。（註二十八）南投陶在日據時期之蓬勃發展，固由於積極拓展所致，然而其馳名主因，似尚基於下列因素：

1. 臺灣地區於清代年間，日用陶瓷之生產量遠不如需求。在成長緩慢、產量不足、倚賴進口情況下，一旦改善設備，自然立見成效。

2. 清代傳統式之生產型態，就地取材、因陋就簡，製陶技術、型體設計、釉藥施用，因循沿舊，不易引起注意，一

且改變技術作法，產品設計，較易成為新奇產品，受到青睞。

3.清代年間的陶瓷工藝，顯然未在海島型的臺灣，大量引入中國大陸精良陶瓷技藝而自行生產拓銷，精良的陶瓷大都從中國大陸輸入。傳統的鄉土陶器一旦受到日本技師改進陶瓷品質，自產自銷，當然收效較大。

4.在日本當時心目中，認為臺灣的窯業極其幼稚，細工捏製陶器極少，大都是些粗雜土鍋、土瓶、水甕等種類素燒的土器，施予丹釉再入窯燒製的陶器製品，為數相當的少（臺灣慣習記事第六卷第二號記載）。因此認為臺灣陶器遠落日本之後甚多，是以積極輔助細工陶器專業製作，而注入新血，呈現較活潑的一面。

從上述分析，應可知靜極思動，傳統創新的理念下，以清代的舊時背景、環境特性，乃造就了日據時期南投陶瓷「南投燒」聞名中外的因果，而奠定其在臺灣陶業史上的地位。

（四）南投日據時期陶瓷發展之年代與地區

以下茲就南投縣地區在日據時期的發展，以現時鄉鎮為組合單元，分項敘述：

1. 南投、名間、中寮、草屯地區

南投市、名間鄉、中寮鄉、草屯鎮，這四個毗鄰的鄉鎮市在地緣人文關係上可說類屬，因此特置於同一範圍敘述。

日據以前，南投地區陶業應該有相當的基礎發展型態，如「德泰磁」、「漳興磁」、「聯成磁」應都是清朝即已存

在的傳統老字號。到了日據以後，由於推動改良陶瓷工藝技術政策，爭取總督府補助金每年一、五〇〇元，聘請日本講師龜岡安太郎，設立技術者養成所、改良製品、拓展銷路，一時蔚成蓬勃朝氣，當時南投、北投兩地都曾接受總督府補助金、改良技術、提昇產品品質（註二十九）。

在改良技術方面，當時日本講師龜岡安太郎及龜岡義次郎在南投廳所設立之「陶器傳習所」教授做陶技術，學員約有三、四位而已，有名的「南投燒」作家劉樹枝先生便是其中的學員之一。其中尚有林俊達君，後來學成到魚池成立日月陶器工廠。另有一位吳時培君，後來到嘉義去發展，繼續留在南投製造「南投燒」者，唯劉樹枝而已。（註三十）。劉君後來在南投經營「協德陶器工場」，與張難經營之「南投製磁公司」、李元經營之「信成陶器工場」、謝柱經營之「南和陶器工場」、謝土經營之「金義成製磁公司」、謝通煥經營之「製磁陶器工場」，同為南投著名陶器工廠，其中，尤以劉樹枝的「協德陶器工場」在技術改良方面更形突出。

李元、張難、謝土所經營陶業，係製作大件甕、缸，而「協德陶器工場」則以生產小件陶器為主，諸如神像、花瓶、枕頭、花鉢、茶壺、鼓椅……等，此類作品多以手工製就，需要較高度之技巧。類此製作，雖然清代時已有，但數量不多，大體多為私人訂製，置於大缸中併燒而成，不若「協德」之系列大量製造。故從技術改良的角度觀之，僅造型設計、彫刻、捏塑、拉坯等，「協德陶器工場」已較前清代及明治時期大有創新及改善，這在臺灣整體陶業發展史上，意義非比尋常。

「協德陶器工場」創辦於大正七年八月，創辦人就是劉樹枝，當明治三十四年十一月，當時南投廳長小柳重道爭取

總督府補助金及聘請龜岡安太郎為講師，設立技術者養成所傳授陶器技術時，劉樹枝大約有五、六年時間向日本講師學做陶器，其後在牛運堀的尾碯設立「協德」，燒製細陶器，初以自營方式自製自銷，並無僱工幫忙。嗣後並曾遊歷大陸上海一帶考察大陸技術及市場，在大陸遇到龜岡安太郎，龜岡氏向劉提議，選送一位年輕人到日本學陶，劉樹枝乃派其長子劉案章於大正十四年末，即昭和登基年起程前往日本，至昭和四年返國，總共三年時間在日本愛知縣常滑陶器學校求學。當是時，臺灣留日學陶藝者，除劉案章外，尚有林葆家在京都陶器學校，及林義人三位而已。林氏赴日留學較晚，後在臺北工礦公司服務，似乎未繼續在此行業發展。（註三十一）如於此觀之，則林葆家、劉案章二人，實為臺灣陶業早期藝術家及推廣者，劉專習陶器彫刻，林則專攻釉藥，均各有所長。

南投日據時期陶業，據南投郡役所發行之《南投郡管內概況》一書所載，在廳長小柳重道接受總督府每年一、五〇〇元之補助金，聘請日本講師龜岡安太郎，設立技術者養成所後，一時之間，南投燒聲名馳名中外。後來數年，技術講師離去，經營狀況曾走下坡。至昭和二年三月四日，同業者六名，以避免競爭，統一價格、改良製品為目的，設立「南投陶器同業組合會」，接受當時南投郡守村田三郎之指名，由劉樹枝先生就任組合長。組合成立，向南投郡提出申請補助，獲得州、街政府的大力補助。即昭和元年度一、二〇〇元，昭和二年度一、六〇〇元，三年度二、〇〇〇元，四年度一、二〇〇元，由街補助二〇〇元至三〇〇元。以補助金聘請日本技術師賀本庄三郎、富浦氏擔任講師，開辦技術員

講習會，改良燒窯及製造機具設備，為提振生產而努力，前後大約有五、六年時間（註三十二）。

先是，劉樹枝先生派遣其長子劉案章赴日本愛知縣常滑陶器學校留學，而未選擇其他地方，除因龜岡氏的安排，還有一個主要因素是：愛知縣的紅土與我們南投的紅土很近似。常滑燒以生產鹽釉火爐著稱。他們將礫火燒到攝氏一千三百度，再猛然撒進大量的粗鹽，成品表層未著釉色而感覺滑溜，自成一種特色。劉案章將學得之技術帶回臺灣南投，自民國十八年五月至二十二年七月（昭和四年至昭和八年），在南投協德陶器工廠協助製造「南投燒」。不久，因大陸陶製品進口幾乎斷絕，自日本輸入者也減少許多，南投陶業遂有機會擴大經營。（註三十三）據劉案章先生回憶，「南投燒」大約在民國二十年左右，頗具知名度，當初因有組合會曾聘請二位講師來此地傳授技術，再加上劉案章從日本學藝返國，引進機械設備土練機，替代以往運用牛隻揀土，省力又節省成本。在礫的改進方面，南投陶器同業組合會時代，聘請日本講師建造四角礫（或稱「角礫」），四角礫只能燒炭，不能燒薪材，木炭的成本比較高，但是溫度容易控制，當時尚無溫度計，火溫完全憑目測與經驗；所以說陶瓷是土的藝術，也是火的藝術。

在民國二十年（昭和六年）之前，由於日本製品普及臺灣各地，「南投燒」的銷售與製造，多少受到影響，稍有滯銷徵兆（註三十四）。但由於南投郡內陶業依賴獨特的陶工及燒法，極富雅緻，漸受重視。民國二十二年八月至三十九年五月，劉案章乃在魚池鄉設立「魚池協德陶器第二工廠」，專門生產碗盤飲食器具，此為南投瓷器之製作開發。

在一片精緻細陶器的追求聲中，南投陶器業都有各別出奇致勝之傑出表現。以「協德陶器工廠」為例，「南投燒」時期，陶器工廠雖然有六家，但據劉案章先生表示，當時使用「南投燒」印款者，惟「協德」而已。劉樹枝學習日本講師龜岡安太郎之技藝，同時也承襲日本人使用印款之風尚，可能是臺地最早在一般陶器上落款的第一人。協德工廠習用的印章款式如圖一（五）。其中「臺灣南投」四方印及「南投燒」鼎形印，據劉案章先生指稱，為日本講師創用，日本人離去後，劉家繼續延用，其餘則為劉家自行創用。

日據時期，與「協德陶器工場」同屬生產細陶器的，尚有包尾廖家陶器工廠，其正式名稱應為「東興陶器陶瓦磚工廠」，在日據時似乎未正式立案登記，一般俗稱包尾礐或包尾製礐所。據第一代負責人現年八十三歲的廖學東先生表示，彼係於三十歲時從謝柱手中買下產業，加予擴充，故此窯成立年代稍晚，約在民國二十八年。這座包尾廖家陶器工廠，與「協德陶器工場」相較，有幾點不同的特點：第一、包尾廖家技術承襲傳統，所以陶土的練洗捏製，釉藥的使用淋飾，並未受到日本技師的影響。而尾礐「協德」劉家工場，除以傳統作基礎外，更突破傳統，加入日本風格與色彩。第二、包尾礐產品種類以具實用性之陶器為主。如甕、缸、罐、碗、盤、枕頭、火烘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亦曾生產軍用品散兵坑「防空缸」，屬較大水缸尤巨大之陶器。但彼不產裝飾性陶器，不若「協德」生產花瓶（花研）、花盆、人偶等。第三、包尾窯起初生產細陶器，少數茶盃曾使用方形印，刻「東興」店名。「協德陶器工場」之標幟信號（印款）使用頗早，而形式亦多。第四、包尾窯於民國四十

八年八七水災過後，轉而專製磚瓦生產，民國四十八年以前則仍沿襲舊製；而「協德魚池場」則生產瓷器盤碗碟等；在嘗試與創新開發上，「協德」種類較夥。

與「協德陶器工廠」同在附近的「信成陶器工廠」，在日據時期可說頭尾呼應，「協德」位於尾礐，而「信成」位於頭礐，也頗有特殊表現。經查南投街仔「建南商行」民初（大正年間）的帳冊發現，信成陶器工廠曾別稱為「南投磁棺製造株式會社」，「磁棺」實即「陶棺」，此種陶製棺，由於其體積龐大，接合處在燒製過程中極易迸裂，技術難度相當高，即以今日的科技器材，也不容易成功製就。據云此種陶棺製造持續並不很久，而銷路也並不廣，很快地即回復水缸生產，惟此一造型及用途，可說在臺灣陶業上一項極特異的產品，亦印證「南投陶」製造的種類範圍極為廣泛的事實。

「信成陶器工廠」還有一樣傳世的陶盤，製作精巧，其尺寸有大有小，其中以白瓷土鑲嵌吉祥圖案者最佳，此類作品，通常其盤底有圓形印款，刻「黃反」二字，如圖六。「信成陶器工廠」負責人李元之孫李瑞明先生指證，「黃反」，即「信成」頭礐的師傅，黃反的作品還有墨盤，手藝皆屬一流，同屬「南投燒」產品之一。在日據時期，一般常以「頭礐」、「尾礐」的泛稱替代「信成」、「協德」，俱見其於「南投燒」之代表性。

綜合南投市地區的日據時期陶業發展而言，在營業方面，日據時由於政府的輔助、日本技師的傳授、再加上業者的大力爭上游，終使「南投燒」在國內外大放異彩，聲明遠播。在造型方面，除了沿襲實用傳統，更開創風格，轉趨工細多變的器具造型，予人琳琅滿目之感。在胎土方面，「南投燒

「以南投所產粘土——朱泥土為原料，與南北各地比較，顯然有很大的不同。朱泥土乃紅色的，而鶯歌方面的製品，呈淺淡色調，質地鬆脆；北投以瓷器著名，硬而透明，與「南投燒」製品截然不同。在「南投燒」印款方面亦具特色：四方印「臺灣南投」是日本陶器傳習所日本講師龜岡安太郎所創用，鼎形印「南投燒」及三角印「南投燒」中間刻一個「劉」字，為「協德陶器工廠」專用。至「信成」的圓形「黃反」印記等，均可謂開臺灣陶瓷印款風氣之先河。在燒窯製陶方面，南投陶器組合會成立後，引進機械設備練土機，爭取補助金，聘請講師賀本庄三郎在南投設角礫一座，有改良傳統蛇礫的目的，而後來的講師富浦氏，更傳授灌漿方法與技術，對於提昇本地陶器品質，有其正面之影響。

總之，「南投燒」的原義，在日據時期非泛指南投縣地區的陶器，與竹山、水裏、魚池、埔里有別，它是僅指南投市地區的陶器而言。「南投燒」的價值在於精緻化了一般日用陶器，講求工細與美觀，使其不僅能發揮實用的目的，同時也具有玩賞的趣味。「南投燒」不僅是南投郡內的名產，也是當時整個大臺中州的名產。昭和十一年（民國二十五年）臺中州印行之《臺中州概觀》將「南投燒」列為有名的物產，與大甲蓆帽齊名。張遵旭撰於民國五年的《臺灣遊記》曾記載，參觀臺中物產陳列所，列舉看到的陶瓷器有「南投燒」及「七寶燒」，且特予註明「南投燒」為有名的陶器產地。據此推斷，日據時期「南投燒」確曾享有相當高的知名度。非僅揚名於小區域而已。

有關陶器的燒製，日據時期的草屯、名間、中寮地區均無陶器的燒製文獻記載，又因這一地區範圍（含南投市），

在行政區域尚未詳細劃分前，乃屬於同一個共同生活圈，就地緣、人文、交通方面都有相同類屬關係，因此南投市本地的陶業發展，可能有相對抑制附近鄉鎮的作用。據昭和十一年發行之《工場名簿》統計，陶器工廠：南投街五家、草屯庄無。磚瓦工廠，南投街六家，草屯庄七家。顯見草屯無專門產陶之工廠，而磚瓦業方面則草屯勝過南投。

草屯地區，溪洲、月眉厝的泥土，因係貓羅溪平緩河水的沖積層。故亦適合作磚、製瓦、燒陶，但由於南投已有相當蓬勃的陶器生產，且銷售購買方便，因此可能基於供需的事實，人手技師的來源，未發展陶瓷，而產製磚瓦。於是，草屯鎮的富寮、溪洲、月眉，乃紛立窯場，較早的有「德成發製瓦工廠」、「金合利製瓦工廠」、「瑞發製瓦工廠」，均成立於大正三年十一月。其後「金源美製瓦工廠」於大正五年八月成立；至大正十五年七月又有「本珍製瓦工廠」及「本珍瓦及煉瓦工廠」成立，這些瓦廠都生產本島型屋根瓦、煉瓦。至昭和五年十月，有梁清潭氏成立草屯商會匏子寮煉瓦工廠，生產磚瓦。由以上舉例的磚瓦廠觀之，產瓦較產磚為多，係由於當時的社會生活，民衆仍多以土墾築屋，磚造較少，故需求較瓦不迫切。然而就南投縣整個地區的窯場分布而言，南投與草屯兩地，可說是南投縣窯業的重鎮；在日據時期，是窯業發達的高峰，由於引進機械設備，瓦業產品變得更多元化，產品有厚有薄，有本島瓦和理想瓦、安全瓦等，牛車運瓦，來往道途。

在名間一帶，昭和五年十月，成立「振隆商會煉瓦工廠」，昭和六年（民國二十年）成立「名間紅磚工廠」，製造磚瓦，而無專業陶瓷製造。

在中寮一帶，昭和八年一月成立「復進煉瓦工廠」，此廠雖名煉瓦，其實也兼製磚。昭和十四年三月，復成立「金協成瓦製造工廠」。證明在交通較為不便的中寮內山，自民國二十年代之後，設廠燒製磚瓦，較之外地（南投）擔入者伐算，且能迎合需求。這可能基於貓羅溪上游所沖積之河階平原，泥土與南投、草屯溪洲近似，故能發展為窯業。

就整體南投、草屯、中寮、名間一帶地區日據時期的窯業發展而言，從大正七年南投廳編《臺灣省南投廳行政事務並管內概況報告書》，暨昭和十四年南投郡役所發行之《南投郡管內概況》，此一地區的陶磚瓦產值比較，二十年間，陶器遞增，磚瓦遞減，推測到了日據中、晚期，南投、草屯的磚、瓦業似乎景氣不佳，有蕭條之象。其景氣復蘇，再執南投縣磚瓦業之牛耳，要等到光復以後的事。

南投地區大正七年至昭和十三年，陶磚瓦之產值如表：

南投地區（含南投市、草屯鎮、中寮鄉、名間鄉）
陶、磚、瓦產值

年次	種類			產量	價額
	陶	磚	瓦		
大正七年（民國七年）		一、九四〇、一七四個	九、七七六、三六〇個	八七、八〇七元	
		一、九一〇、九〇〇個	四、八四一、〇五六個	三二、五九四元	
		二〇、八八〇元	四一、〇六八元		
昭和十三年（民國二十七年）		一、八八一、三〇〇個	二六、九八〇元		
		三三、八四八元			

資料來源：臺灣省南投廳行政事務並管內概況報告書 大正七年 南投廳編
南投郡管內概況 南投郡役所 昭和十四年發行

2. 竹山、鹿谷地區

日據時期，竹山硲礪已步入衰微階段，其停止生產的年代約在光緒三十四年之間（註三十五），其衰微的原因約有下列幾點：

①原料土的取得，在經過清代初、中期的長時間挖掘，在日據初期已告匱乏，成本加重。

②南投陶的大量生產，運抵竹山販賣已是常事，且品質與價格已較為竹山鹿谷地區民眾所接受。原在地之竹山硲礪已無法與南投牛運堀等窯場競爭。

③竹山硲礪多為家族企業，沿襲傳統作法與經營方式，廖姓家族經營世代，後繼乏人，而師傅技手難覓，加上南投陶的傾銷，乃告關門大吉，不再生產陶器。

由於竹山鹿谷地區在地緣上自成一個生活圈，磚瓦的運送，以需求量大，人力肩挑不易，而牛車運送困難，因此竹山鹿谷在地緣上自造窯場燒造磚瓦，在供需市場上較合經濟利益。廖家在結束燒陶後，轉而專營磚瓦，日據初期，竹山士紳林月汀經營事業有成，乃在中正里宅地興建「敦本堂」，據云其宅第所建磚瓦，完全包給硲礪燒製，整整燒了三年（註三十六）其磚瓦品質，均屬上等，部份拱門及門楣且加予雕花，花紋裝飾圖案不一，證明其時的磚瓦燒製工夫，確屬一流。

昭和二年（民國十五年八月），李朝松從硲礪廖家拍買

磚瓦窯，成立「德豐瓦工廠」，昭和四年九月，更興建「振豐煉瓦工廠」，燒製本島型根瓦、磚。其後昭和六年八月有李然在竹山頂林里成立「正光工廠」燒瓦，昭和十五年一月，陳丁金成立「合春煉瓦工廠」燒製磚瓦，約同時期昭和十四年九月，何梧桐成立「復光窯業工廠」燒製磚瓦。這些是日據時期有文獻可稽登記有案之磚瓦業。

至於鹿谷一帶，當日據晚期，昭和十六年八月，有何深淵者，在鹿谷鄉永隆村設立「復光煉瓦工廠」燒製磚瓦，因此顯示鹿谷的窯業興起甚晚，在此之前，都仰賴竹山供給。

3. 集集、水里、魚池地區

集集、水里、魚池三鄉鎮具有相同的地緣與人文發展關係，在日據時期，同屬新高郡轄區。日據初期，此地區之陶器，可能皆賴人力肩挑，由南投供應。磚瓦方面，需求量少，大概由集集之早期窯場、埔里之早期窯場就近供應，或沿襲傳統作法，左鄰右舍、聯合聘請製陶師傅前來就地築窯、燒製磚瓦，形成隨築旋廢之「包仔窯」形態。一直到大正十五年，此地陶業才略具規模。

據劉案章先生口述，首先由南投廳所設立的「陶器傳習所」習藝結業學員之一——林俊達先生，即於大正十五年十月成立「日月陶器工場」於魚池庄日月潭附近（今孔雀園之畔），生產食器類陶器，可說是最早到達魚池開發碗盤製作的第一人。惜因顧及大眾化需求，大量生產，並未繼續追求手藝的精進，傳至第二代後售予吳詩培即結束營運。整體而言，魚池碗盤當時尚不及北投精良，而且產業呈現迅速興起，迅速沒落的景況，直到光復以後並未恢復盛況，至今窯座已

拆毀。

大正十五年十一月，有王石成者在魚池庄興建「金福興瓦工廠」，燒製本島型屋根瓦，為魚池較早期之瓦窯業。

魚池庄所以較早受到注意而設廠燒製陶器屋瓦，可能與魚池陶土較早被發現有關。產於司馬鞍山麓的陶土，耐高溫，燒成之後呈灰白色，適合於生產較高價值之盤盪食器。且當時這地區燒窯的薪材燃料主要為菅蓁、什材，來源附近、取得容易，在陶土質佳、耐火度高、燃料豐富之條件下，促成魚池窯業之發展。

茲就「南投產粘土的耐火度試驗」比較如下表：

南投產粘土的耐火度試驗

試料	狀態	攝氏溫度
臺中州南投郡南投牛運掘產粘土	原土	一二五〇℃
臺中州新高郡魚池庄字司馬按產粘土	原土	一四六〇℃
臺中州新高郡魚池庄字司馬按產粘土	小礫物	一五三〇℃
臺中州新高郡魚池庄字司馬按產粘土（頁岩）	原石	一四六〇℃
臺中州新高郡魚池庄字頭社產粘土	原土	一五〇〇℃
臺中州新高郡魚池庄字水社產砂岩	原石	一四六〇℃

資料摘自：臺灣總督府工業研究所彙報 第一號 臺灣產粘土的耐火度試驗
成績（昭和十四年七月）松井七郎。

若就碗盤食器之產製發展而言，日據時期專業生產碗盤食器的重鎮在北投，而南投縣的魚池也頗有份量。大約在昭和初期（民國十五、六年），由於中國大陸動盪不安，陶瓷

器輸入數量一時遽減，相對地，給與本島陶業提供發展的良機，而魚池就在此時展開專業生產碗盤食器的前途，一時風起雲湧，首先由林俊達設立「日月陶器工場」，昭和六年四月，有蕭登科者也繼設立「王成陶器工場」生產相同的食器，到昭和二十八年，陶器工廠曾達六家之多（參看附表一），可見其時盛況。原來在南投牛運堀製作「南投燒」聞名的「協德陶器工廠」，掌握時機，擴大經營，於昭和九年也在魚池開闢第二工廠，專門生產食器，由劉樹枝長公子劉案章負責，規模最大。據劉案章表示，協德第二工廠除生產食器以外，亦有若干玩賞陶器，且曾使用三角形「魚池燒」印，但數量並不多。協德魚池廠，一直經營到光復後之民國三十九年五月才結束。

在集集、水里方面，昭和二年九月，有石慶及莊舞雲者，建立「集集製瓦工廠」、「共南製瓦工廠」，前者生產本島型屋根瓦、敷瓦，後者生產煉瓦（即磚）。昭和三年十二月，林秋建立「新高製磁工場」，緊接林江松建立「協興製磁工場」，前者生產水甕、植木鉢，後者生產土管、植木鉢，其所在地雖為新高郡集集庄，實則即今天之水里。

林江松乃今日水里蛇窯林國隆之祖父，原為南投製陶師傳。適有水里地主林力（時為保正）先來此開發，發覺此地泥土有異，乃商請林江松前來，驚見為龐大而甚佳之製陶土層，乃雙方議定，林江松取陶土，而必須負責替林力整地，蓋其時荒埔榛莽叢生，開墾不易，故提出互惠條件。

水里地區，由於為木材集散地，資源豐富且陶土質佳，故形成窯業發展之良好條件，林江松乃舉家遷徙在水里水沙連落根，砌築蛇窯生產陶器，因此本地區也稱「硿窯」，至

光復後彰化客運站，猶有此站名。

林江松為開展水里硿窯特色，並為產品需要，乃聘請唐山福州師林榮生等五人專作大水缸，以攀條（俗稱「盤土蛇」）法製作，江松自己亦同時學習。且為加強陣容，聘請南投作陶師父林火廷、廖銘枝、游樹生加入生產行列，遂形成水里生產大水缸之特色。

據廖銘枝、林木倉口述：昭和十六、十七年，大東亞戰爭，經二年美國機動部隊駐紅頭嶼，飛機常飛臨水里、魚池巡察大觀發電廠設施並進行轟炸，新高郡役所（設今集集分局）乃召集隘寮林秋、水里林水金（林木倉之堂兄）、吳東全（專長水缸、日據盤）及廖銘枝等，交付製作「防空缸」任務。此種防空缸為較大水缸尤為高大之陶器，可容納一、二人，又稱「軍用缸」。日本軍隊於戰爭期間，在海岸線、重要道路埋設，實施散兵射擊。因製作軍用缸視同國防工業，相當軍伙，不必徵調南洋作戰，亦無形保留了水里此後窯業發展之人力資源，奠定了水里陶業在南投的重要性，取代了南投頭中尾窯的陶業地位，這是後來「水里陶」反而超過「南投燒」廣為人知的原因。

綜上觀之，集集、水里、魚池的窯業，在日據時期，與南投郡比較，這些工廠乃是新的創業。以陶業發展脈絡而言，可以說是南投的分流。

集集、水里、魚池陶業雖然可視為「南投燒」系統的一部份，但仍有一些不同之處：第一、陶土不同——魚池的陶土多採自司馬鞍山麓，耐高溫、燒成之後呈灰白色；而集集、水里陶土素燒後雖然亦呈磚紅色，但南投所產比較赤紅或暗紅，若同樣施予透明鉛釉（光明丹），則燒結後呈現之色調

並不相同。況且集集、水里土耐火度高，燒結溫度因而提高。如果土質都含鐵質，未作篩洗，若施予相同透明鉛釉，則其鐵斑溶解流動，比較南投所產還要明顯。第二、南投牛運堀、包尾有專門生產細陶器的工廠，而本地區除魚池量產化的盤盪食器之外，大都還是屬於粗陶器。第三、南投牛運堀陶業曾受廳、郡政府的補助，聘請日本技師指導，若干產品頗富日本味道，而本地區較不受影響，尤其水里、集集曾力聘大陸福州師傅授技術，自成風格。第四、南投牛運堀、包尾窯場雖然也產大型水缸，但以技術成熟度而言，水里的大水缸與防空缸，更見特色。因此之故，本地區至今反而比南投地區保留了較多傳統陶業的技術與特徵。

4. 埔里地區

埔里地區的窯業，到了日據時期，似乎只在生產屋根瓦及煉瓦（磚），而日用陶器，則已未見生產之文獻記載。這可能由於：（一）後繼乏人，欠缺技手。（二）陶器的供應來自外地。（三）南投、水里的陶器蓬勃發展，相對抑制了埔里的陶業。（四）陶土的來源取得不易。在如是緣由之下，乃迫使埔里的舊陶業關閉或改營磚瓦。

大正二年（民國二年）一月，有鄭阿發者在能高郡埔里街設立「鄭阿發煉瓦工廠」生產本島型屋根瓦及磚。大正八年六月，洪阿修建「益源煉瓦工廠」，亦生產磚瓦。大正十年，洪再茂亦建「益源磚瓦工廠」，生產紅磚。昭和二年五月（民國十六年五月），有傅阿桶及傅清源者，分建「傅阿桶煉瓦工廠」及「傅清源煉瓦工廠」生產磚瓦。昭和八年一月有白進來及賴來天分建「白進來煉瓦工廠」、「賴來天煉

瓦工廠」生產磚瓦。稍早一點，昭和六年（民國二十年）一月，有鄭廷貴在枇杷里建「廷貴磚瓦工廠」燒瓦，次年（民國二十一年）十月，有徐金能在牛眠里建「再興磚瓦廠」生產磚瓦。昭和十四年十月（民國二十八年），有洪傳旺在埔里街建「洪連旺煉瓦工廠」生產磚瓦。到了昭和十八年（民國三十二年）四月，有賴路漢在枇杷里建「裕源磚瓦工廠」生產紅磚紅瓦。光復前一年（民國三十三年）九月，有徐俊木在牛眠里建「廣成磚瓦廠」生產磚瓦。

由日據時期的埔里窯業看來，總計有十二家磚瓦廠，無陶器廠，然而或由於埔里的地理環境處在群山環繞之中，地較隱蔽，敵機轟炸不易，可以放心生產；或由於交通的開發，卡車及輕便車道的興起，運貨方便，加上人文的薈萃，導致埔里需求磚瓦的增加，及安全顧慮，而使磚瓦業蓬勃發展。

綜合日據時期的南投陶瓷發展觀之，「南投燒」的振興與揚名，固由於南投陶瓷發展的歷史背景、技術水準、資源交通等因素，然而日本領臺之後，當政者用心策劃扶持陶業，設立補助金制度，並積極於人才培訓，成立習藝所，招聘日本技師前來指導，造成產品的革新與改進。同時，由於業者自己力圖振興，或聘日本師、或聘唐山師參與製作與傳授，並自組「南投陶器同業組合」，爭取補助金，購買石油發動機、機械轆轤、練土機等，極力機械化生產，以致陶業有了新貌。（註三十七）

就整個臺灣大環境試作比較而言，日據時期臺灣的陶瓷生產地有南投、苗栗、北投、鶯歌地區。其中南投陶業生產受到日本政策性的推動，及補助金，與日本技師的指導而有

新猷展現。臺北州北投地區，於明治四十四年有松本龜太郎在今日的新北投築窯設廠，並由京都招聘擁有相當高知名度的陶藝技師前來指導，製品有花瓶、茶杯、酒杯等，非常雅緻，受到家家戶戶珍愛。大正八年，北投窯業株式會社創立，繼續松本的事業，且接受總督府的補助，專製臺灣飯碗。大正九年，放棄燒製陶器而轉向生產耐火磚。大正十二年，賀本庄三郎在嘎嘮別設窯，取名「大屯製陶所」，主要生產素燒花盆。昭和以來，由於中國大陸動亂頻仍，因此由大陸進口的陶瓷器多數一時受阻。北投窯業亦能掌握良機，於昭和五年，臺灣陶器株式會社設立，以燒製本省使用之飯碗為經營目標，在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輔導下，蓬勃發展。

(註三十八) 苗栗陶業始於明治三十年(西元一八九七年)，岩本東作最早在苗栗西山設立小規模製陶工廠。其後因在公館庄大坑地區發現良質粘土，遂將窯場遷至大坑，燒製粗陶以至大正七年。到了昭和二年(西元一九二七年)，苗栗街社寮岡窯場首先利用天然瓦斯製陶，繼有四家新廠設立。苗栗產品中的大型酒甕：專供樹林酒廠裝酒，鶯歌地區在當時則未有產銷此類酒甕的條件。(註三十九)

鶯歌的陶業，緣於桃園八德鄉附近的桃鶯一地，被發現有「大漚土」(又稱「永昌土」、赤土)，它的鐵份與草根成份甚多、粘性夠，適於拉胚作陶，且附近地區林地廣泛，其薪柴雜草足供燒陶之需，嘉慶九年(西元一八〇四年)，泉州人吳鞍首先在大湖開場燒窯，後於咸豐三年轉移至尖山，陶業漸次興旺，子孫相傳，大正十年六月組織「尖山陶器組合」，由於鶯歌土質較適於製日用的甕、罐，燒成品不滲水，且遇熱水、滾油皆不易破裂，因而具有競爭力。

(註四十) 昭和十四年(西元一九三九年)改用煤為燃料以及較多的新式窯取代清代蛇窯，並引進近代電氣動力及機械輪盤(轆轤)，提高產能，致使鶯歌陶業廠商有增加與分化現象，陶瓷工場從大正十年到昭和五年新設了四家，呈現稍具企業化、專業化生產的可能生態。(註四十二)

從以上概括宏觀，日據時期臺灣的陶瓷生產地，如南投、苗栗、北投、鶯歌，都有其發展的條件，分析歸納，有幾點值得吾人注意的共同發展特色：

1. 就陶瓷發展與日本「臺灣工業化」的關係來看，各地區幾乎受到時代環境的影響，且在生存競爭壓力下，部份以新式窯(如日本登式窯，或稱梯式窯、目仔窯)取代傳統窯，這是經營理念與窯場的改變。

2. 產業組合的出現，在於經辦信用、販賣、購買、利用等四種業務，是窯業企業經營的新凝聚與統一化，卻除相互排擠的作風。

3. 爲了增加競爭力，且鑒於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年)前後，中日戰爭緊張情勢，遂使大陸福州地區工人多數返國，人力資源短缺；應變的方式乃引進近代電氣動力及機械輪盤。此生產模式的改變，在全省有趨於一致性的特質，一改傳統的生產方法。

4. 日據前期的窯場產品，大體多與清代類似，自日人參與或設習藝所指導後，產品風格始生變化，或於造型設計，或於釉料運用，進步爲多樣多元性。例如釉藥方面，有所謂

「光明丹釉」及用有色粘土上色，或者是紅橙、綠、青、銅灰、吳須等物。（註四十二）

5. 日據時期窯業發展，大體隨著政府補助金之有無、日本對臺進行戰時經濟管制（如一九三一年後），而上下起伏、或萎縮、或遲滯、或蓬勃之現象，證明臺灣窯業受時代環境影響頗巨。

6. 人力資源多為窯場附近的，甚有農餘勞工之參與。

7. 臺省高級瓷器輸入地，已漸漸地由原本的中國大陸沿海轉為日本，在臺灣產生競爭力。

惟日據時期南投陶瓷磚瓦業的發展，亦有與苗栗、鶯歌、北投地區不同者，茲歸納如下：

1. 南投、苗栗、北投等地區的陶瓷產量、品類及規模都優於鶯歌地區。（註四十三）

2. 南投、苗栗、北投等地區之陶瓷生產受到日本政策性推動較大，並有日資投入，相對的，鶯歌競爭力就減弱。（註四十四）

3. 新式陶業多為設在苗栗、北投之日資企業，南投與鶯歌基本上仍維持家族式企業方式，日人只是來此指導。

4. 南投的陶土燒出多為紅色或暗紅色，甚且有黑色，而

苗栗多為淺黃、鶯歌多為橘紅色、北投多為灰白色，此皆由於地域原料不同所致。

5. 南投產品較為廣泛而多元，凡建築、日用生活、宗教信仰等用具都有製作，而且型制亦多變化。而北投地區窯業則以花瓶、茶杯、酒杯、耐火磚、花盆、盤盤為專業生產。鶯歌製品大都是粗陶器，品類則多甕、甕、罐之類，連日用碗、杯都沒製造，更無所謂藝術品之燒製。苗栗的產品雖亦有日用粗陶，但較南投為狹小，其較有名者為酒甕。

6. 南投地區有大型陶器，如大水缸、防空缸、陶棺之製造，而日據時期，他地區則無此技術條件。

7. 南投陶器，如協德廠產品，經受日本技術風格影響後，部份呈現東洋風味，此為苗栗、鶯歌地區所無。

8. 南投陶器釉色，較多變化，顯見釉料運用多樣，作品有「素三彩」之稱，突破傳統單色或雙色調。

三、光復後的陶業發展與變遷

（一）南投光復後陶業發展與變遷的歷史背景

民國三十四年臺灣光復，日本陶瓷停止進口，民國三十六、七年間，對大陸海運交通暢達，因受廣東潮州瓷及福建之閩清、德化瓷輸入之影響，全臺陶瓷業，有銷路不振現象。直到中共佔領大陸，國民政府遷臺，兩地交通斷絕，大陸

陶瓷供應中斷，臺灣陶瓷業乃得趁機填補市場空缺。當此之時，大量軍民從大陸湧入臺灣，更加使得民生必需品的陶瓷市場快速擴大。（註四十五）

惟須注意者，光復前後這段期間，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與戰後之蕭條，民生疲敝，經濟困窘，購買力亦隨之減弱，屬於細瓷器者因價較昂，乃漸失市場；而粗陶器多屬民生必須品，故不受影響。南投縣水里陶以戰前承製大型防空缸之技術與水準，光復後又接受軍方訂做「綠豆缸」，其製法仍以攀條高超技術從事較防空缸尤大的巨缸，他處無法企及，因此水里陶反而愈見興盛，甚且超越南投市陶業，凌駕飛揚，獨領風騷。

在南投牛運堀陶窯業漸趨沒落之時，整個南投縣的陶器窯業呈顯一枝獨秀的所在即是水里。惟牛運堀窯業，雖然漸趨沒落，但其走向步調是漸退而遲緩的，戰爭的影響，導致了民生的疲敝，原以藝術裝飾為主而高價出售的產品無人問津，光復前後持續多年的經濟社會環境導致原來聞名遐邇的「協德陶器工場」因而關門大吉。此外，以南投地區環境而論，集集、魚池、水里的陶業，在日據的後半期興起，由於陶工及其技術與南投牛運堀淵源頗深，陶工從南投走向水里、魚池，再加上南投燒窯所需的柴草到此時期取得已不容易，傳統窯業乃漸漸萎縮。而促使南投市傳統窯業萎縮沒落的最大因素，可能還在於戰爭徵調軍伕，形成陶工人力的短缺，（註四十六）後繼無人無力。

以臺灣整個大環境而言，光復之後，民國三十六、七年間，對大陸海運交通暢達，閩粵陶瓷的輸入，打擊了南投、魚池的細陶與瓷碗。民國三十八年以後，由於大量軍民湧入

臺灣，陶瓷需求市場擴大，鶯歌窯業蓬勃興起，彼挾其地理環境、人力市場流動、新廠移入增設幾項優勢，使得其他地區的窯業漸漸無法與其競爭。茲分析比較其因素背景如下：

1. 市場的擴大，集中在幾個都會區為多

從大陸隨政府播遷來臺的大量軍民，大多居住在大都市或近郊，臺北市、高雄市、臺中市等較多，尤以北市為最，就近供需的原則，使得鶯歌窯業投資增產。南投位在較偏僻之臺灣中心地帶，僅少量軍民移入，市場需求量不及鶯歌遠甚。

2. 技術與工人投入民間陶瓷業有懸殊區別

戰爭結束後，光復期間，日本政府所屬的工礦公司部份解散，不少技工與工人投入民間陶瓷業，鶯歌地近臺北，這些經日據時期日資培養的高技術，乃藉由從業人員的移動轉入鶯歌。人力的加入，而使鶯歌在光復後有百分之九十為專業工人，有助技術提昇。像戰後飯碗成為市場的搶手貨，這些技術乃使得鶯歌能夠從事飯碗生產。（註四十七）相對地，南投並無技工的流入，反而由於競爭力的減弱，南投窯業的人力有流向鶯歌的情事。

3. 新廠

移入與增設的有無多寡攸關陶瓷業的發展。

鶯歌在民國五十年之後，臺北地區為控制環境、空氣污染而限制陶瓷生產，北投陶瓷從業者多到鶯歌來繼續事業，促進了該地的繁榮。（註四十八）而南投地區並無類似移入與

增設情事，如此在生活用品的產量方面，就有差別。

4. 地理位置與交通對陶瓷影響

鶯歌地近臺北，臺北為政治、經濟、文教的中心，交通方面，鐵、公路薈集；光復後，臺北有較大的釉藥行，品質較一致齊全，而當時原料幾全由海外進口，亦僅有臺北一家商號販售，鶯歌是最鄰近臺北的陶瓷專業區，較他地容易取得質佳而價廉之原料。此外，光復後鶯歌已出現中盤陶瓷商人，並有外地人參與販售。由於鄰近臺北，其產品可擴及全省，市場擴大。加之人才的引入，臺北不僅提供鶯歌相當多的人力資源，也提供鶯歌龐大的潛在消費力。（註四十九）而南投地區由於地理位置與交通關係，在「原料輸入的便利」、「行銷之便利」、「人才的引入」、「消費市場的提供」方面均遜於鶯歌。

瓷器的燒製，在臺灣自製者起始甚晚，約在明治年間稍早的晚清時期，臺北縣北投地區在日本據臺前噶嘮別山地區已有窯跡，並發掘瓷製飯碗、花盆破片。南投的魚池窯業用司馬鞍附近的粘土，因耐火度較高，質地也較優良，製成品帶灰白色，適合燒製粗瓷器，故有劉案章先生在魚池設「協德二場」製作瓷質碗盤飲食器具的事。鶯歌鎮的窯業在光復初期差不多只有三十多家，製成品仍屬陶製的酒缸、水甕等。民國三十六年左右，才開始生產瓷器飯盤，其所使用的胎土較白，因而可燒出白瓷。民國三十八年時，能燒飯盤的業者，有三十多家。（註五十）顯然已較南投為多。在光復初期，全臺的陶瓷業似乎度過一陣風光期，尤其是飯盤，產量少就賣多少，粗盤、瑕疵品都有人要，（註五十一）其背景即

在於：原來臺灣飯碗之消費一向由大陸、日本供應，少數由臺灣的窯廠供應（如北投與南投），而政府播遷後，因海運阻隔，創造了臺灣飯盤的市場條件。結果鶯歌因生產較高品質之器物而提升技術水準，且生產規模亦隨市場的擴大而擴張，合股經營方式迅速發展，大大提高生產力。然而，可能也連帶影響其他地區的窯業市場，南投魚池協德陶器第二工廠，就只經營到民國三十九年五月。（註五十二）突然結束，廠主劉案章先生乃改營，魚池協德碾米工廠；其結束經營盤的歷史背景，據其表示乃在於經營的困難，無法與外地的產品競爭，加上運輸較鶯歌不便，成本較高，中盤商多轉向他地採購，在利潤甚為微薄情況下，及早關閉生產。劉氏為臺灣早期留學日本的有數陶瓷技師，在南投陷於經營無力狀態，可見時代的背景與同業產品的抑制作用，交通運輸與地緣關係影響甚大。

民國四十年代，由於農工商呈顯穩定成長局面，經濟較為好轉，屋舍的翻造，促使磚瓦業仍維持蓬勃的形態，草屯、南投、竹山、集集、埔里等磚瓦窯場仍然續有興建。然而，在傳統的陶瓷方面，老字號陶器工廠歇業不少，也有人轉往鶯歌發展，繼續留在本地製陶者，大都維持生產粗陶器。鶯歌窯業產品，由於地理環境與交通的便捷，行銷至為便利，藉著中盤商人與外地人的參與銷售，以及臺北的銷售運輸網路，鶯歌產品可擴及全省，市場廣大，相對的南投的地理環境與交通不便，陶瓷的市場已無法與鶯歌競爭，這是沒落的原因背景之一。民國四十年代，鶯歌的金振瓷器公司即已改燒略為瓷化的粗碗、盤，並改以煤炭為燃料。（註五十三）可見生產技術的提昇與合股經營方式的迅速發展，也促成鶯

歌陶瓷的振興；相對的南投在此方面的獨資經營方式（老字號），實無法與時代潮流相抗衡，這是沒落的原因背景之二。據歷年統計資料顯示，民國四十年左右，鶯歌陶瓷業工廠或公司成立最多，這一段時期是臺灣食器、甕器生產的巔峰，而相對南投的食器碗盤，卻在民國三十九年結束經營，民國四十年代以後，市場已漸被外地佔領，這是沒落的原因背景之三。民國四十三年北投中華陶瓷公司成立，藝術陶瓷開始有比較重要的發展。在鶯歌方面，也自民國四十一年前後生產藝術陶瓷，生產花插、筷筒、臺燈、香爐、佛像、人像等較能表現藝術性的產品。同時，自民國四十四、五年左右，在美援會支援的中美技術合作下，聘請留日技師指導，以職業訓練方式培養人才，像南投劉案章先生即在民國四十三年七月至四十六年七月，受聘擔任南投縣工藝研究班（即臺灣省手工業研究所前身）陶工科指導員，民國四十六年十一月起，服務於臺北北投八里光華磁器工廠，擔任技工，指導釉藥燒陶技術。在北投、鶯歌積極發展藝術陶瓷之時，南投的從業因無法競爭，轉趨沈寂，而像劉案章先生這樣具有高技术的人才，可能缺乏資本重振，乃轉而擔任指導授業的工作。又因為他處都已生產藝術陶瓷，在同類競爭抑制作用下，南投的零星藝術陶瓷也在民國四十年代趨於沒落，到了民國五十年代，幾已停止生產，這是南投陶瓷沒落的原因背景之四。

南投的窯業，在整個臺灣大環境之下，民國四十八年，設在淡水鎮竹圍的大同瓷器公司與日本合作，開始從事高級盤盤的生產。民國五十年前後，日據時期便與軍部合作生產飯盤的北投「金義合公司」，再度進行高級瓷器的研究、生

產。鶯歌方面也積極在進行窯場的更新，民國四十年代，更新的窯紛紛出現——例如焰式單窯，其燃料以燒煤礮為主。到了五十二年，又發展瓦斯單窯（又稱梭仔窯），以天然液體瓦斯為燃料。民國五十年至五十二年左右，又從日本引進另一種蛇窯（隧道窯），用重油為燃料。以上這些新式窯場的出現，大大提高了生產力。從此鶯歌陶瓷的產量日漸擴張，盛況空前，廠商有大有小，產品種類也多，建材、玩具、藝品、衛材無一不有，其迅速發展的結果，使其全臺市場佔有率達五〇（六〇）%。（註五十三）而相對地影響南投陶瓷的產銷，南投老字號工廠的歇業，陶瓷人才的外流，以及市場的需要，生產供給的走向，留在南投的，大都維持生產粗陶器；當然亦有例外，如「東陽陶器工廠」的另闢蹊徑，才能維持一定時期的營業。至此「臺灣的陶瓷王國」，已由清代日據時期的南投，變遷為民國五十年代以後的鶯歌。

臺灣的陶業從分區集中發展到重心完全北移北投、鶯歌，關鍵時期大約在光復前後。據民國二十五年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發行之《工場名簿》登載，臺北海山郡、七星郡兩郡陶瓷磚瓦製造工廠家數僅二十一家，尚不及南投郡及新高郡合計的二十九家。但民國三十一年同機關發行之《工場名簿》，海山、七星兩郡合計增至五十六家，已超過南投、新高郡合計的三十家。光復後，民國四十三年行政院生產設備及人力調查委員會編印的《臺灣工礦一覽》登載之陶、磚、瓦工廠，臺北縣呈倍數成長，增至一〇三家，而南投縣五十二家，大約僅及半數。民國六十一年經濟部工業局編印之《臺灣區工廠名冊》窯業，臺北縣再呈倍數成長，達二七八家，而南投縣不增反減，降為四十一家，至此，南北陶業原本勢均

力敵的態勢完全改觀。「陶瓷王國」的美譽，不得不拱手讓給了鶯歌。

民國五十年代，鶯歌的陶瓷業發展蓬勃，產量居全島之冠；這時鶯歌陶瓷業的發展特色是大型的生產專業性公司的相繼設立，就生產的陶瓷種類而言，大致有傳統的罐甕類、家庭日用陶瓷餐具、新式衛生器材、建築用瓷（如瓷磚、馬賽克等）、工業用瓷及外銷的仿古陶瓷、藝術瓷等。

（註五十四）在同業競爭的環境之下，南投窯業在五十年代仍維持在家庭式的經營方式較多，生產的仍是傳統的陶器用品，並不像鶯歌作多樣化多種類的產品發展。而且在時代的背景，與地理材薪的特殊情況下，南投地區因薪材的取得較易，窯業的燃料就混合著有燒材與燒煤的方式，與鶯歌有以天然液體瓦斯、重油為燃料的，大有差別。五十年代，是南投水里窯業的風光時期，水缸、鹽酸罐、花盆銷路暢旺，在大型厚重的粗陶器方面，由於上述的因素背景，因此南投陶器仍然具有個別的生存空間。

臺灣在民國四、五十年代的窯業發展中，南投已遠不及鶯歌的產品導向，在發展過程中，從最重要的日常生活用品碗盤開始，爾後因工業建設需要而生產電器瓷具——高壓磁磚子、電阻等。民國四十年左右，鶯歌轉而發展需求量日增的建築用品——磚、瓷磚、地磚等，以及新式水洗衛生器具的生產。除了這些與人們食、住十分相關的生活器具外，鶯歌陶瓷業者更積極開拓外銷出路，例如神像、抽水馬桶、臉盆的製造、內銷與外銷。（註五十五）相對的，南投的陶瓷業在生產的導向方面仍以內銷為主，而且品類相當傳統而單純。其中在磚瓦方面，呈臺灣傳統薄瓦轉換理想瓦（文明瓦）、琉

璃瓦的現象，是比較特殊而配合時代建築選材需要而改變。

民國五十、六十年代以後，臺灣的藝術陶瓷在鶯歌蓬勃開展，最具代表性者厥惟「市拿公司」，從苗栗引進天然氣，代替高污染的煤燃料，製品以仿製明清官窯瓷器為主，並從事調色、上彩等彩繪技術之培訓，由於製作精良，外銷市場頗好。另外為「三星陶瓷公司」，致力於一千三百度結晶釉瓷藝品的開發與生產。器型有花瓶、燈飾、燈座、茶器組、花盆、煙灰缸、凳子、仿青花盤、瓶及一些小件裝飾品，大部分外銷日本、歐洲、美國、加拿大。（註五十六）在此同時，南投、水里的「永發窯業工廠」、「合興窯業工廠陶根居」也致力於茶具、花器、燗肉爐等生產，集集的「添興陶瓷工廠」也生產生活陶藝系列，惟除燗肉爐外銷外，餘皆為內銷，在技術、規模上呈現家庭企業的型態，這可能由於地緣與歷史背景，無法也不必像鶯歌作大規模的外銷發展。

就整個大環境而言，從光復後迄今，鶯歌陶瓷業的蓬勃發展，不僅超越了北投、苗栗，也超越了原本盛極一時的南投。在各地的窯業產品衡量，大體都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遷，例如各種磁瓦、琉璃瓦、特殊陶瓷建材、工業用品的出現，正說明了隨著工商社會繁榮之後的商品供需現象。南投是農業縣，但居民的生活方式，多少也受到工商繁榮、經濟漸趨富裕的影響，而改變了傳統，因此也連帶地改變了與生活有關的陶瓷品類。

從六十年代之後，臺灣在大量的塑膠製生活用品出現後，對日用生活用品陶瓷沖擊甚大。由於塑膠質輕易搬易拿，堅韌難破耐碰，在短短約十年間，迅速蔓延，廣被運用，替代質重易破的陶瓷生活用品，幾乎陶瓷品類都有塑膠品類的

代替品，因而自六、七十年代之後，陶瓷生活用品呈現急遽萎縮的情況。

隨著經濟的轉趨富裕，臺灣街市餐館林立，一方面需要大量的高級瓷器食具，一方面家庭的生活方式改變，自家不再需要醃製酸鹹辣味魚肉菜類食品，一切有專業生產，經雜貨店、超級市場供應，甕瓷鉢盆等陶瓷不再普遍被家庭需要。再加上自來水供應的普及化，絕大多數的家庭，按設自來水，水龍頭一開，清水就來，十分方便，也就不再需要水缸大甕之類。而農家稻穀雜糧的儲存，也多運交農倉、碾米廠，以大甕儲存的習慣沒了，因此粗陶所製的甕缸也就乏人問津。

在上述的歷史背景下，正可以看出隨著時代的變遷，生活用品方面也隨之變化。經濟轉趨富裕的情境，使得傳統土墘房舍紛紛拆除改建磚造、鋼筋混凝土建築。民國七十年代以後，瓷磚、地磚流行，一時牆壁、地板，紛用瓷磚，因此使得南投的部分窯業生產琉璃瓦，與特殊陶瓷建材。

廟宇的翻新，老宅的新造，需要一些藝術品的佈置以增高雅美觀，「藝術陶瓷」的出現，證明國民生活品味與家庭經濟的提昇。南投，藝術陶器在清代，日據已盛行而為盛名之所本，可惜到了光復後至六十年代之間沒落式微，幾乎不再出現。但隨著鶯歌陶瓷的蓬勃，藝術陶瓷的製作與內外銷，而帶動了風氣。自六十年代末期以後，一些以現代藝術陶瓷為範疇或部份生產項目的工作室、窯場因而興起，如草屯的曾明男興建「陶華園」，謝以裕興建「養陶窯」、手工業研究所的專研高溫鐵鈾陶瓷。南投蕭鴻成的「有陶園」，白木全的「龍谷陶藝社」。魚池黃金田的「金田陶藝社」、黃

世霖的「古龍陶」。集集林清河的「陶藝工作室」，水里林國隆的「陶根居」，埔里許坤揚的「茄苳窯」、王子華的「華窯」、陳石年的「石年工作室」等，都是在時代潮流風尚下，追求陶瓷的藝術創作。

在政府加強文化建設的政策下，臺灣的經濟如果持續繁榮與富裕，國民的藝術欣賞能夠持續普及與提昇，藝術工作者能夠堅執而恒毅，藝術陶瓷仍將與日用陶瓷、建築陶瓷並行發展。

(二) 南投光復後陶瓷發展之年代與地區

光復後迄今，是南投陶瓷業的大轉變，轉變的結果，終致形成今日的樣貌。

這是一段辛酸、苦撐、奮進、開創的混合過程。在大環境的沖擊影響下，南投縣窯業隨著時代的變化，其各地區情況如下：

1. 南投、名間、中寮、草屯地區

臺灣光復初一兩年，日本軍民官吏紛紛遣回，日本陶瓷停止進口，原本應是本地陶瓷的發展供應良機，但由於戰後的蕭條、經濟的困窘，購買力的減弱，「南投燒」的細陶器，乃缺乏市場，南投「協德陶器工場」的經營，乃大受影響，其他原本生產小件陶器者也多少受到波及。加上民國三十六、七年間對大陸海運的交通，閩粵瓷器的輸入，又再一波打擊本省陶瓷市場，使得南投的窯業停滯不振，惟獨日用生活的粗陶，較不受影響，可是一向受到日本風格塑造的陶器，就乏人問津，國民政府遷臺後，從大陸來的軍民湧入，日

用粗陶被需用，不過帶有東洋日本風格的製品就銷路不佳，其結果導致原來在日據時期以產製「南投燒」聞名的「協德陶器工場」於民國三十年左右結束營業。（註五十七）

民國四十年代，是南投老字號陶器工廠的衰微期，其受到大環境影響者歇業不少。例如張難創辦的「南投製磁公司」於五十年歇業，謝土創辦的「金義成製磁公司」於三十四年停工，謝柱創辦的「南和陶器工場」於民國八十二年近兩年歇業。（註五十八）

磚瓦業方面，在日據的中晚期，並沒有成長，以大正七年南投廳編《臺灣省南投廳行政事務並管內概況報告書》及昭和十四年南投郡役所發行《南投郡管內概況》統計資料顯示：大正七年南投地區（含南投市、草屯鎮、中寮鄉、名間鄉）瓦產量九、七七六、三六〇個、磚一、九四〇、一七四個，到了昭和十三年（民國二十七年）瓦產量四、八四一、〇五六個，磚產量一、八八一、三〇〇個，不增反降，可能由於長期民間經濟的貧困，無力翻造磚屋，鋪設瓦厝之故。惟光復之後，草屯、南投磚瓦業再度振興，仍然是南投縣的重鎮。由於上述的歷史背景，加上歷年的大水災，民間紛紛翻造房子，磚瓦需求甚殷，於是磚瓦工廠乃陸續興建，南投方面，計新建十家；草屯方面，計新建十五家；名間方面計新增二家，可謂盛況空前。（註五十九）

前面提到，光復後，南投的磚瓦業有勃興的趨勢，而陶瓷業因諸多因素背景，迅速或逐漸衰微，老字號陶器工廠的歇業，「南投燒」陶器的乏人問津，繼續留在本地製陶的，大都維持生產粗陶器，因為在北投、鶯歌地區的強勢產品之抑制下，粗陶器是唯一的市場空間。在南投陶業普遍蕭條的

同時，唯獨東陽陶器工廠，在半山另起爐灶，專門生產標準型老人茶具，頗類宜興朱砂壺，由於國人喝茶及雅好宜興茶具的風尚，一時風靡，銷路特佳，似有復興「南投燒」之象。

「東陽陶器工廠」創始於民國三十七年五月，負責人吳茂成先生曾經是協德工廠的師傅。協德歇業後才在半山自己設窯生產老人茶具。據劉案章先生回憶，東陽的陶土取自草屯南埔及匏仔寮（今之富寮），品質最好，不必篩洗即可運用。燒製的產品呈朱紅色，未經施釉，自然有一層光澤，與宜興朱砂壺幾可亂真，據傳只要做出來即刻售出。

東陽陶器產品不只限於老人茶具，其他如花盆、香筒、香爐、篋籠等細陶器也有少量生產。初期的製品大都是手捏或拉坯，到後來才利用石膏模灌漿技術，提高產量及品質。據東陽第二代吳添富先生表示，民國六十幾年，曾有日本人專程組團前往參觀訪問，並帶走一些陶品。又日本名陶藝家濱田庄司，對吳茂成個人的成就，亦曾為文讚譽，倍極推崇。只可惜東陽陶器大約在民國七十年代初，即在發展中途歇業改行，蛇窯已拆毀，文物也散逸。但東陽有使用印款習慣，不難辨識。唯其印文與「協德工廠」不同，並非地名，而是場號或人名，茲錄其款式如圖（七、八）。

民國七十年代，南投地區（含草屯、中寮、名間）的粗陶窯，幾已陷於停工生產狀態，只剩李瑞明先生負責的「銘興陶器工廠」在製造些水缸、金斗甕、日用器皿。其他窯廠，都生產理想瓦、瓷瓦、琉璃瓦。

民國六十年代晚期以後，隨著臺灣地區藝術陶瓷的走向，南投地區也有部份陶藝人士，自置工作室，以瓦斯窯或電

熱爐燒造藝術陶瓷。首先是民國六十八年十月，白木全先生於南投市虎山路一三五號成立「龍谷陶藝社」從事花器、日用器皿、陶藝創作。民國七十三年九月，曾明男先生於草屯鎮富寮里中正路四三七、四七號成立「陶華園」從事現代陶藝創作。民國七十四年十月，謝以裕先生於草屯鎮東山路崎頂巷八號成立「養陶窯」從事佛像人物彫塑。民國七十六年七月，蕭鴻成先生於南投市平和里平和街一九八巷一四號成立「有陶園」，從事日用器皿、陶藝創作。這些藝術陶瓷，大體都能突破窠臼、別創新格，反映個人與時代特色，而受到普遍的肯定，使得南投陶瓷的命脈藉著他們的努力而得以持續維持。

2. 竹山、鹿谷地區

竹山的陶業、磚瓦業本來淵源極早，前述日據時期，竹山硿礪已步入衰微階段，到了光復之後，幾已無有日用陶器的製作，因為從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發行的《昭和十一、十七年工場名簿》，與及行政院生產設備及人力調查委員會於民國四十三年編印之《臺灣工礦一覽上、下》，可以看出從日據昭和四年以來所創辦的工場，都為煉瓦、磚瓦工廠，主要產品皆為磚與瓦，並無其他特殊的產品記載。

民國三十五年以後，受到大陸軍民大量擁入臺灣居住的影響等前述歷史背景，磚瓦業呈現好轉的形勢，竹山地區，除原有者外，於民國三十九年五月，有廖徵者成立「廖徵工廠」於延正里，先是，民國三十八年八月，有陳謝松者亦於延正里建「復成窯業工廠」生產磚和臺灣瓦。大概是生意不錯，民國四十三年一月，又有林木琳者於竹山鎮中正路建「

南昌磚瓦工廠」生產磚瓦。以後又有鄭福來建「竹山磚瓦工廠」於中正巷；劉耀堂建「富功窯業有限公司」於公正巷；簡莊桂建「竹東製磚工廠」於集山路；其興建年代雖然目前文獻無稽，但由此可以判斷竹山磚業的興起，與民國五十年代以後地方經濟好轉、舊屋翻新磚造有關。

至於鹿谷地區，除了日據末期（民國三十年八月）何深淵氏於永隆村所興建之「復光煉瓦工廠」以外，民國四十二年六月，游春廷氏又於坪頂村興建「順益煉瓦廠」產製磚瓦，其情形與竹山略同。

從上述兩個地區在光復後單產磚瓦的情形觀之，這兩地區居民日用的陶瓷，都仰賴於外地之供銷。

3. 集集、水里、魚池地區

前述在日據晚期，本地與南投、草屯陶業已呈平分秋色的局面。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臺灣地區各行各業或多或少都受到衝擊，唯獨水里陶業，以其製作大型水缸的成熟技術，轉作軍品「散兵缸」（防空缸），其製陶師傅免受徵召，勉強還維持一定的盛況，這是後來「水里陶」反而超過「南投燒」廣為人知的原因。

光復後初期，南投的陶業有一段起伏期，銷路暢旺時，集集、水里、魚池也同樣蓬勃，大約初期階段仍以大型粗陶為產品重點，而魚池的「協德陶器第二工廠」所產的盤盤，係由五十餘尺的蛇窯一座、磚仔窯一座所燒，使用機械化設備，生意在光復初期不錯，工人有五、六人，就近使用司馬鞍的粘土為原料，釉藥大部份直接從日本大阪進口，小部份由名古屋，均屬於較高溫釉藥，不同於南投使用的低溫鉛釉

。「協德第二廠」的經營，要到民國三十九年五月為止。突然歇業的原因很多，諸如北投、鶯歌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影響，還有據劉案章先生所說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後繼無人，肯學的人很少。本來做細緻陶器的師傅就不多，光復後這行歇業的很多，也有很多師傅乾脆到鶯歌發展。其次，『南投燒』於日據當時雖然比較鶯歌等地製品精緻，但甫光復之初，精緻陶器反而比較沒有人選買。可能因當時物質條件差，買的人也就自然比較少。就連我弟弟劉案珍先生（留在南投經營協德工廠）在後來也都改製粗陶器了。另外，光復後進口的器物又慢慢多了起來，產生競爭。大家欣賞的角度不一樣，互相比較，原來『南投燒』所走的精緻路線，很難在價格上佔到便宜，自然也就失去優勢，而不得不改變發展方向了。」——名喧一時的協德第二代，也就在民國三十九年六月，改營魚池協德碾米工廠。

在整個大環境的影響之下，粗陶器在光復後至民國四十年代，反而較能產銷，而水里陶、集集陶，也得以維持一定的發展。南投縣的陶業，乃因此由南投而轉移水里，水里陶廣為人知，但水里陶光復後真正風光的時期，要到民國五十餘年才正式展開。據當地業主潘昭振先生回憶，民國五十七、八年，水缸、鹽酸罐、花盆銷路暢旺，顧客往往在工廠守候接貨。窯主爲了趕著讓下一批製品進窯，前一批製品在窯溫降至二、三百度之間，即讓工人披上麻布袋，全身淋濕，衝進窯內，搶搬出窯，俗稱「搶窯」。可惜因塑膠化學產品大量流行，「搶窯」的場面到了七十年代以後，即已不復出現。

在傳統窯與陶器的燒造過程中，集集較具代表窯業爲林

雙喜氏負責的「添興磁器工廠」，此建於楓林巷之窯廠，以生產磁瓦、中磁、小磁爲主，與曾乾和於民國三十八年興建之「金協興瓦廠」，黃同山興建的「新治成磚廠」之單項專產瓦磚不同。集集之「添興磁器工廠」於民國四十七年十月起調整窯燒方式爲傳統蛇窯一個，瓦斯窯三個，電窯一個，改營琉璃瓦、生活陶藝、林雙喜之子林清河改公司名爲「添興陶瓷工廠」，並另成立「林清河陶藝工作室」，兼營生活陶藝之研究與創作，陶藝教學，在集集地區開拓一片陶瓷的新天地。

水里方面，由林江松所興建之「協興陶器工場」，於民國十七年由第二代林木倉接任，由於在日據末期昭和十八、九年，協興受軍部指派製作「防空缸」，製陶師父免征軍伕，光復前後乃得以保有人手，且使水里窯名聲大噪。光復後，大陸來臺軍隊又委託其承製「冬粉缸」，此種缸寬三尺，高較軍用缸尤最，一時生意興隆，利潤優厚（註六十）。此後，西螺萬味香醬油，又委託其製作大批豆油缸，協興之生意的確鼎盛。此種風光時期一直維持到民國六十年代。除了「協興」之外，林木倉之兄林水金亦於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在頂坎村成立「永發窯業工廠」燒製缸、壺、鉢，民國七十一年代，更以陶製烤肉爐取得國際專利，爭取外銷。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吳中全氏亦於頂坎村成立「復興窯業工廠」燒製缸及耐酸甕。同年十二月，湯金塗氏亦於頂坎村成立「光華窯業工廠」燒製缸、甕、壺、鉢。可能由於水里的窯場多興建陶器，而磚瓦依賴外地運入，基於當地市場的需要，民國四十一年一月，宋寧坤於北埔村成立「得用磚廠」專門生產紅磚。不過水里的窯業特質在於日用與藝術陶的普及與專門生

產，而磚瓦仍然是極少數的興建與供給，像興建於頂坎村的「榮茂窯業工廠」、「和泰窯業工廠」多以水缸，各種甕為主。至於謝昭烟、潘昭振所負責的「新成興窯業工廠」，廖富平所成立的「富源窯業工廠」，雖然也製作磁瓦、理想瓦，然而仍以大小水缸、陶瓷器為大部份。由此可見，水里窯業的特色，仍然在於水缸、花盆、甕。

水里窯業發展至民國七十年代，協興窯業工廠交給第三代林國隆負責，林氏畢業藝專陶瓷科，學有專長，且富企業經營理念，除發揚蛇窯傳統陶器優點外，並創辦陶藝教學、陶之旅，利用水里至二水間之鐵路發展觀光線，結合觀光與文化，使水里蛇窯在現代的生活，提供一份鄉土拙樸與知性感性的美。

此外，水里在陶藝的發展上，尚有「力陶莊」。「力陶莊」為陳文期、陳文發兩兄弟所創，成立於民國七十八年，名其窯曰：「貫天窯」，從事陶瓷藝術創作。民國八十年，復經鄭慶安氏加入，致力書法與圖案雕瓷，製成素燒，或剔花，具有純樸鄉土典雅清麗風格，與禪學意味，在南投陶的發展中別闢一番路徑。

在魚池方面，光復以後興建的窯場，首先是吳樹林先生於中明村建立「新明昇陶器工廠」，專門生產瓷盤，這樣的光景，維持至民國四十年左右，也宣告停工，這是繼協德第二廠製碗之後興起與衰落的又一例，說明在整個臺灣市場的競爭下，小型窯業無法與大型公司抗衡的一個事實。

此外，在磚瓦業方面，有楊朝金者，在新城村建立「協成磚瓦工廠」生產紅磚紅瓦，生意不惡，惟隨著時代的推演，民國六、七十年代以後，建築型式轉為鋼筋混凝土灌漿，

磚瓦需求漸少，磚瓦工廠也告關門歇業。

在魚池鄉目前仍然存在發展的陶業，是屬於裝飾藝術的陶瓷。像由黃金田先生主持的「金田陶藝中心」，專事生產觀賞用及實用藝陶，加予塑形或浮彫彩繪，黃氏工於繪製人物圖案、融入鄉土民俗，目前漸受觀迎。其子黃世霖另營「古龍陶」，燒製品類雷同，如茶具、花器、龍罐，生意不錯，使魚池鄉的陶業仍能維繫不墜。

4. 埔里地區

光復以後的埔里陶瓦業，相當明顯沿襲日據時期的磚瓦專業生產，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周木通氏在牛尾路建「木通磚瓦工廠」，燒製紅磚紅瓦。全年十月，傅慶雲氏也在枇杷里建「慶雲磚瓦工廠」生產紅瓦紅磚。民國四十年七月，王綿維氏在中正路建「合發磚瓦工廠」，也生產紅磚紅瓦。嗣後再增者，無非紅磚、安全水泥瓦、理想水泥瓦之層，可以看出時代的改變、建材的迥異，連帶影響著磚瓦窯業。

埔里，這一個南投縣人文題材豐富的山城，從日據時期以來，就缺乏陶器的製作，然而在人文氣息濃厚的籠罩，終於還是有人願意起而嚐試，民國六十六年一月，陳石年氏在杞城里成立「石年工作室」，以電窯燒製陶塑、茶壺等創作。接著王子華氏在民富路成立「華窯」，燒製陶塑人像系列。民國八十年一月，許坤揚氏復於枇杷里成立「茄苳窯」，燒製交趾陶。今年許氏更嚐試以鄉土民俗人物單元製作系列藝品，頗獲好評。預料埔里地區，由於藝術大道的成立，藝術家的熱烈投入，陶藝的發展將呈現美好的遠景。

結語——回顧與前瞻

從南投陶瓷的歷史沿革與演變的觀察中，我們得知南投陶瓷文化的存在，歷史悠久；史前南投陶的分布與發現，不僅證明南投陶業存在的淵源關係與地理環境，而且也說明人類利用厚生的本能與時空類同。明末與清代，漢民族的移民與開墾，導致了利用南投的陶土，製作生活器具、建構社會文化，儘管過程艱辛，但開啓美好天地，若論南投陶業的文化藝術，清代的南投陶業成果是豐碩而溫馨的，它不僅供應移民生活圈的需要，也在臺灣陶業史上位居要津。

日據時期的南投燒，歷經政府的革新與轉變，風格特質為之丕變，製陶理念、動力設備、產銷組合的出現與更新，使得南投陶業呈現傳統與創新，高級與普級，多元並行的陶業現象；「南投燒」與北投、苗栗都在蓬勃發展，尤以南投燒評價更佳。

光復之後，由於社會結構、政治背景、交通運輸、地理環境、時代風尚等諸多因素，導致臺灣陶瓷重心的北移，鶯歌等地的蓬勃與振興，在市場的供需上，使得南投陶更加萎縮。因此，若說臺灣陶業從分區集中發展到重心的完全北移，關鍵時期就在光復前後。

論者謂：陶業的興衰，固然關係各項前述因素，但政府的輔導推動、業者的自立自強、提昇技術層次、致力產品創新、塑造鄉土文化特質，也是關鍵因素。南投自產的陶土，南投自產的釉料，以南投的柴草燒製，正是傳統陶器留給後人的啓示。

民國五十年代之後，由於社會經濟漸趨富裕，民宅翻新

，促使磚瓦業增產以應需要，惟由於建築形式一味仿照西式方整樓房，屋頂平台灌漿，傳統的臺灣薄瓦，與日據時改良之文明瓦（理想瓦），皆以需求的遽減而衰微。民國七十年代，建築方法又以鋼筋混凝土板模灌漿，磚的需要降低，磚瓦業歇業不少。近八十年代，流行歐洲建築風格，琉璃瓦漸受歡迎，此項窯業尚能維繫不墜。

在陶瓷業方面，由於民國五十年代後塑膠成品漸增，以其具有的輕便耐碰難破的優點，遂代理了傳統陶瓷的器具功能；自此，南投陶瓷又受到嚴重打擊，傳統日常生活需用的陶瓷，更見消歇。民國六十年代以後，由於受到流行的藝術陶瓷影響，南投地區，也漸有製作，而有各地陶藝工作室的出現，這在南投陶業發展史上，確是另創新機、別開途徑。

惟就整個臺灣的陶瓷發展而言，自民國七十年代中葉以降，鶯歌陶瓷生產已漸露疲態，學者專家歸納原因甚多（註六十二），而南投陶瓷業也可能在歷史的軌跡上步向後塵。

儘管南投的窯業與藝坊，也在力爭上游，然而日本的作法，似值得我們參考，數百年來，日本陶業的不斷成長、技術革新、理念創造、鄉土特質、產業重整等，使得陶瓷一直維繫發揚。

因此，展望南投的未來陶瓷發展走向，以史為鑑，努力於一、陶瓷功能的宣導、教育、推廣。二、研究機構的加強與壯大。三、陶瓷藝師的培育與獎勵。四、鄉土陶瓷的創新與宏揚。五、陶瓷業的經營活潑化。六、南投陶瓷陳列館的設置等。當有助於南投陶瓷的再進步，並在青史留芳。

註釋

- 註一：《臺海使槎錄》黃叔瓚著，卷五，《北路諸羅番一》頁九七，《北路諸羅番二》頁一〇二，《臺灣文獻叢刊》第四種，臺銀經濟研究室編印。
- 註二：《臺灣方誌彙刊卷六諸羅縣誌》，《諸羅縣誌卷之八風俗志番俗考》頁九四，《臺灣文獻叢刊》第五種，臺銀經濟研究室編印。
- 註三：見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諸考古報告。
- 註四：《南投開拓史》第二節地形，頁二、六，張勝彥教授纂修，南投縣政府發行。
- 註五：《大馬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九，頁一四三。
- 註六：《大馬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九，頁一四六。
- 註七：《大馬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九，頁一四八。
- 註八：《大馬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九，頁一四六。
- 註九：臺灣文獻十一卷三期另冊，劉枝萬著，《南投縣軍功寮遺址調查報告》，頁六〇、頁六一。
- 註十：臺灣文獻十一卷三期另冊，劉枝萬著，《南投縣軍功寮遺址調查報告》，頁六四。
- 註十一：參考《南投縣考古誌要》，劉枝萬著。
- 註十二：《臺灣考古學民族學概觀》，宋文薰譯，鹿野忠雄著。
- 註十三：參據《臺灣陶瓷小史》，陳信雄著。
- 註十四：參據《臺灣通史》林圯傳，連橫著。
- 註十五：參據《臺灣通史》連橫著。
- 註十六：《臺灣慣習記事》第六卷第二號（雜錄）產業界，明治三十九年二月十三日發行。
- 註十七：《彰化縣誌》卷二，各保（各莊社附），頁一三八、頁一五二。
- 註十八：《臺灣的掌故與傳說》林文龍著，《（砲礮）談往》，頁一九〇。
- 註十九：竹山砲礮地區耆老傳說。
- 註二十：《臺中縣志》，《陶瓷論述選輯》頁五七，蕭文。
- 註二十一：耆老張土城，李瑞明，敏隆瓦廠位置路段。
- 註二十二：據《臺灣縣志文物專輯——紅甌拾遺》左羊出版社，八十一年六月版，
- 臺中縣、彰化縣居民使用南投陶判斷。
- 註二十三：江世正先生提供南投街仔「南泰號」、「協興號」二家米店及「建南商行」舊帳冊。
- 註二十四：《臺灣文獻》第二十八卷第二期，《濁大流域聚落分佈與地形關係的研究》，石再添等人著。
- 註二十五：據昭和十一年發行《工場名簿》推測。
- 註二十六：據南投頭頭寮耆老所言。
- 註二十七：《橫越福爾摩沙》，劉克襄譯，頁一六八自立晚報，臺灣本土系列二之十七。
- 註二十八：《南投郡管內概況》，南投郡役所發行。
- 註二十九：《臺灣の陶業》，服部武彥著。
- 註三十：據劉樹枝之子劉案章口述，劉案章先生今年八十四歲，為南投陶名人。
- 註三十一：據劉案章於八十一年六月四日口述，劉氏住魚池鄉。
- 註三十二：兼採劉案章口述。
- 註三十三：據劉案章口述。
- 註三十四：據《南投郡管內概況》記載。
- 註三十五：參考《臺灣的掌故與傳說》，林文龍著。
- 註三十六：同右。
- 註三十七：《臺灣の陶業》，服部武彥著。
- 註三十八：同右。
- 註三十九：《鶯歌鎮陶瓷文化》，黃富三著，頁一九、頁二〇。
- 註四十：同右。
- 註四十一：《鶯歌鎮陶瓷文化》，黃富三著，頁二〇。
- 註四十二：《民俗臺灣》，《鶯歌の陶瓷聚落》，第二卷十一號，昭和十七年，頁四四、頁四五。
- 註四十三：《鶯歌鎮陶瓷文化》，黃富三著，頁一九、頁二〇；及《臺灣經濟年報》第一輯，（臺北、國際日本協會，昭和十六年）頁二三七、頁二四〇。
- 註四十四：《鶯歌鎮陶瓷文化》黃富三著，頁一九。
- 註四十五：《鶯歌鎮陶瓷文化之發展》，黃富三著，頁二四。

註四十六：據信成陶器場，李元之孫李瑞明老先生言。

註四十七：《鶯歌陶瓷文化之發展》，黃富三著，頁二五。

註四十八：同前。

註四十九：同前。

註五十：《鶯歌陶瓷文化之發展》，黃富三著，頁二六。

註五十一：同前註四十七，南投耆老劉案章亦有是說。

註五十二：同註五十。

註五十三：同前。

註五十四：《鶯歌陶瓷文化之發展》，黃富三著，頁二八。

註五十五：《鶯歌陶瓷文化之發展》，黃富三著，頁二七、頁二八。

註五十六：《鶯歌陶瓷文化之發展》，黃富三著，頁二八。

註五十七：請梁志忠詢問劉案章先生所得。

註五十八：據梁志忠詢問南投牛運堀耆老張土城先生所言。

註五十九：請參看南投陶器製造業與磚瓦業所列統計表。

註六十：據協興工廠老師父廖銘枝回憶，冬粉缸一個交貨七、八百元，而一般石二豆油缸二四〇元；當時人工，師父一天二十三元，米一斗二十元，因此做冬粉缸，利潤優厚。

註六十一：《鶯歌陶瓷文化之發展》，黃富三著，頁三三。

作者簡介

簡榮聰，臺灣省南投縣人，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生於民風淳樸的草屯鎮農家。自幼喜好詩詞散文，尤愛鑽研民俗文物，公餘從事農耕，對農村傳統文化體驗甚深。

簡氏熱愛文化工作，尤重臺灣歷史文化之研究、紀錄與宏揚，現任臺灣省文獻會主任委員，目前正積極推動興建臺灣歷史文化園區五大會館等二十餘項創新計畫，使臺灣歷史文化工作儘可能蓬勃開展。

作品有：「臺灣銀器藝術」上下兩冊，及「臺灣農村民謠與詩詠」、「民俗文物典藏鑑賞論」、「臺灣童帽藝術」、「臺灣傳統農村生活與文物」、「臺灣客家農村生活與器具」等專書及散文詩詞百餘篇。

附表：民國三十四年間南投地區窯場（廠）

工場名稱	所在地	負責人	主要產品	員工數	工場創辦年月
德成發製瓦工廠	南投郡草屯庄	王樟	本島型屋檐瓦	十六	大正三、十一
金合利製瓦工廠	〃	白青柳	〃	十八	大正三、十一
瑞發製瓦工廠	〃	白春德	本島型屋檐瓦、敷瓦	十三	大正三、十一
金源美製瓦工廠	〃	白子張	本島型屋檐瓦、煉瓦	十四	大正五、八
協德陶器工場	〃	劉樹枝	甕、食器	九	大正七、八
南投製磁公司	〃	張難	水甕	十八	大正九、七
南役煉瓦工廠	〃	簡朝梅	〃	八	大正十三、十二

德豐瓦工廠	金福興瓦工廠	日月陶器工場	本珍瓦及煉瓦工廠	本珍製瓦工廠	信成陶器工場	義興煉瓦工廠	朝建陽瓦工廠
竹山鎮鯉南路	〃	〃	南投郡草屯街	〃	〃	〃	〃
李朝松	王石成	林俊達	黃專福	黃房傳	李元	謝梓聯	白水
磚	本島型屋根瓦	食器	瓦、敷瓦	本島型屋根瓦、敷瓦	水甕、土管	〃	〃
十一	六	六		十四	十四	十四	八
民國十五、八	大正十五、十一	大正十五、十	大正十五、七	大正十五、七	大正十五、六	大正十四、七	大正十四、七

金水源製瓦工廠	振豐煉瓦工廠	新瑞發瓦工廠	協興製磁工場	新高製磁工場	建發瓦工廠	其南製瓦工廠	集集製瓦工廠
〃	竹山郡竹山庄	〃	〃	新高郡集集庄	〃	〃	〃
廖阿福	李朝松	白前	林江松	林秋	蕭堯	莊舞雲	石慶
〃	本島型屋根瓦、煉瓦（磚）	本島型屋根瓦、煉瓦	土管、植木鉢	水甕、植木鉢	本島型屋根瓦、煉瓦	〃	本島型屋根瓦、敷瓦
五	九	十五	六	十五	九		五
昭和四、九	昭和四、九	昭和四、四	昭和四、一	昭和三、十二	昭和三、七	昭和二、九	昭和二、九

— 南投陶瓷的歷史沿革與演變 —

振豐裕煉瓦工廠	南興煉瓦工廠	草屯商會 匏子寮煉瓦工廠	振隆商會煉瓦工廠	王成陶器工場	名間紅磚工廠	正光工廠	金襟裕製瓦工廠
新高郡集集街	〃	南投郡草屯庄	南投郡名間庄	〃	名間鄉中正村	竹山鎮頂林里	〃
林祚茂	陳天生	梁清潭	陳秋水	蕭登科	賴萬源	李然	張秋榮
煉瓦（磚）	〃	紅磚	煉瓦（磚）	食器	紅磚	瓦	本島型屋根瓦、煉瓦
	九	十五	十二		二六	十一	五
昭和四、九	昭和五、一	昭和五、十	昭和五、十	昭和六、四	民國二十	民國二十、八	昭和六、十一

金復成瓦廠	草屯鎮富寮里	曾啓明	台灣瓦	十三	民國二十一、三
新協益煉瓦工廠	南投郡南投街	謝 兩	煉瓦（磚）	十一	昭和七、十一
復進煉瓦工廠	南投郡中寮庄	許阿昂	煉瓦（磚）	五	昭和八、一
協德陶器第二工場	新高魚池庄	劉樹枝	茶碗類	十七	昭和九、一
金義成製磁公司	南投郡南投街	謝 土	水甕	十五	昭和九、二
利成製瓦工廠	〃	巫阿塗	本島型屋根瓦	七	昭和九、四
南和陶器工場	〃	謝 柱	水甕、食器	九	昭和九、七
南投製磁工廠	南投鎮漳興里	張洪賽	缸、瓶	十	民國二十四、五

— 南投陶瓷的歷史沿革與演變 —

復光窯業工廠	金協成瓦製造工廠	同榮陶器工場	製磁陶器工場	明興煉瓦製造工廠	老成發陶磁器工場	合興陶器工廠	新協興製瓦工廠
竹山鎮延和里	南投郡中寮庄	〃	南投郡南投街	〃	〃	〃 大林村	〃
何梧桐	廖錦騰	林 富	謝通爐	鄒清江	陳木與	蕭登科	白阿魚
磚、台灣瓦	瓦	土管、壺甕	水甕	煉瓦（磚）	〃	碗	瓦
二						五	
民國二十八、九	昭和十四、三	昭和十四、二	昭和十四、一	昭和十二、六	昭和十二、五	民國二十六、三	昭和十一、九

合春煉瓦工廠	瑞昌製瓦工廠	大成磚瓦啓	復光煉瓦工廠	泰興陶器工廠	昌成製磚工廠	永發窯業工廠	復興窯業工廠
竹山郡竹山街	〃	集集鎮初中巷	鹿谷鄉永隆村	南投鎮漳興里	〃 林尾山腳巷	水里鄉頂崁村	〃 頂崁村
陳丁金	白貫試	鄭育	何深淵	蕭伯良	張祈等	林水金	吳中全
瓦、煉瓦（磚）	瓦	磚	瓦、磚	水缸、甕、花盆、瓶	磚	缸、壺、鉢	缸、耐酸甕
		十三	三	十三	十六	十一	十三
昭和十五、一	昭和十五、十	民國三十	民國三十、八	民國三十三、十二	民國三十三、十二	民國三十五、六	民國三十五、十

— 南投陶瓷的歷史沿革與演變 —

春發磚廠	廖徵工廠	復成窯業工廠	東隆磚瓦廠	金協興瓦廠	東陽陶器工廠	光華窯業工廠	協成磚瓦工廠
草屯鎮富寮里	〃	竹山鎮延正里	草屯鎮溪州里	〃 和平里	南投鎮漳南路	〃 頂崁村	草屯鎮溪州里
沈懋修	廖徵	陳謝松	黃專海	曾乾和	吳茂成	湯金塗	白李蜜
紅磚	台灣瓦	磚、台灣瓦	瓦	瓦	花盆	缸、甕、壺、鉢	瓦
二十	七	三	十四	五	四	十二	十一
民國四十、八	民國三十九、五	民國三十八、八	民國三十八、一	民國三十八	民國三十七、五	民國三十五、十二	民國三十五、十

得用磚廠	草屯鎮北埔村	宋寧坤	紅磚	二六	民國四十一年、一
和興製瓦工廠	南投鎮漳興里	謝木智	黑瓦	九	民國四十一年、七
東南窯業磁器工場	草屯鎮玉峰里	白大烈	陶磁器	十九	民國四十一年、九
新明界陶器工廠	魚池鄉中明村	吳樹林	碗	十一	民國四十一年、十
順益煉瓦廠	鹿谷鄉坪頂村	游春廷	瓦、磚	二	民國四十二年、六
赤水磚工廠	名間鄉坪頂村	謝陳菊	紅磚	六	民國四十二年、九
新中興磚瓦工廠	南投鎮和平里	蕭國平	紅磚	十三	民國四十二年、九
南昌磚瓦工廠	竹山鎮中正路	林木琳	磚、瓦	三二	民國四十三年、一

富源窯業工廠	新成興窯業工廠	和泰窯業工廠	協成磚瓦工廠	新敏隆製瓦股份有限公司	竹東製磚工廠	富功窯業有限公司	竹山磚瓦工廠
〃	〃	〃	名間鄉新城村	名間鄉虎坑村	竹山鎮集山路	竹山鎮公正巷	竹山鎮中正巷
廖富平	謝昭煙	林錫奎	楊朝金	張蜂敏	簡莊桂	劉耀堂	鄭福來
陶磁器各種水缸理想瓦	大小水缸磁瓦	〃	紅磚、紅瓦	磁瓦	紅磚	紅磚	紅磚
七	八	六	十五	八	十一	十五	十

南興磚瓦製造工廠	永裕磚廠	富國製磚業工廠	敏隆製瓦工廠	新發製瓦工廠	造山磚瓦工廠	協興磁瓦工廠	南星窯業工廠
南投鎮平和巷	南投鎮中興路	南投鎮南營路	南投鎮祖祠巷	南投鎮藍田巷	南投鎮藍田巷	南投鎮藍田巷	南投鎮軍功里
陳文仲	李振松	李林玉蘭	張火旺	李林香	張鄭木桂	張白清琪	林樹霖
紅磚	//	//	磁瓦	磁瓦	紅磚	磁瓦	紅磚
十四	十	十二	六	六	十三	五	十三

— 南投陶瓷的歷史沿革與演變 —

金原成磁瓦廠	草屯鎮草溪路	王季洲	磁瓦	六	
金復成磁瓦工廠	草屯鎮中正路	曾啓明	//	五	
豐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草屯製磚工廠	草屯鎮中正路	董培枯	各式室內外用花磚	五	
榮昌磚瓦工廠	草屯鎮草溪路	黃萬得	紅磚	十九	
嘉南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草屯鎮股坑巷	吳家潢	//	四十	
中南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草屯鎮碧山路	許金燦	//	一二〇	
草屯窯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草屯鎮碧山路	許楊瑞娥	//	十五	
彰益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草屯鎮碧山路	吳家榮	//	四〇	

和源磚工廠	草屯鎮中正路	李共來風	//	八	
裕昌安全瓦工廠	草屯鎮碧山路	黃林雪	安全瓦、水泥管、理想瓦等	六	
建發窯業工廠	草屯鎮中正路	李漢攔	紅磚	十四	
隆昌磚瓦工廠	草屯鎮草溪路	白青柳	水泥管、台灣管、紅磚	五	
新洽成磚廠	草屯鎮山腳巷	黃同山	紅磚	七	
添興磁器工廠	草屯鎮楓林巷	林雙喜	磁瓦、中磁、小磁	五	
榮茂窯業工廠	草屯鎮頂坎村	陳慶榮	水缸、各種甕	七	

資料來源：昭和十一—十七年工場名簿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發行

台灣工礦一覽（上）（下）

民國四十三年

行政院生產設備及人力調查委員會編印

台灣區工廠名冊

民國六十一年

經濟部工業局編印



圖一
南投燒印章款式



圖二 南投燒印章款式



圖三 南投燒印章款式



圖四 南投燒印章款式



圖五 南投燒印章款式



圖六 南投燒印章款式



圖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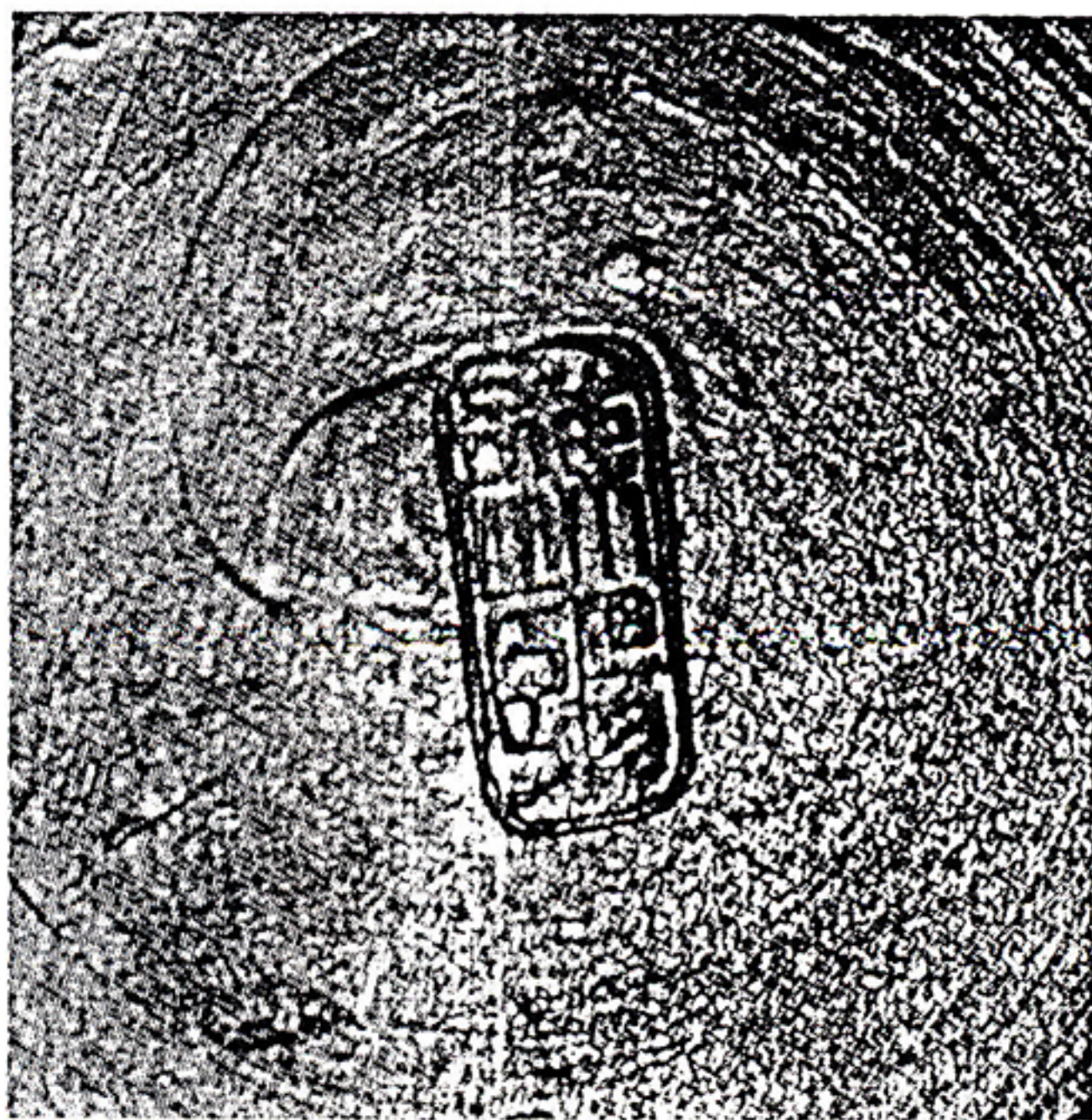


圖 八



圖九 本 島 瓦



圖十 瓦 片



圖十一 南投配天宮香爐



圖十二 防空缸



圖十三 魚池金田窯藝術缸



圖十四 水里蛇窯虎陶盤（光復左右製造）



圖十五 陶 盤



圖十六 陶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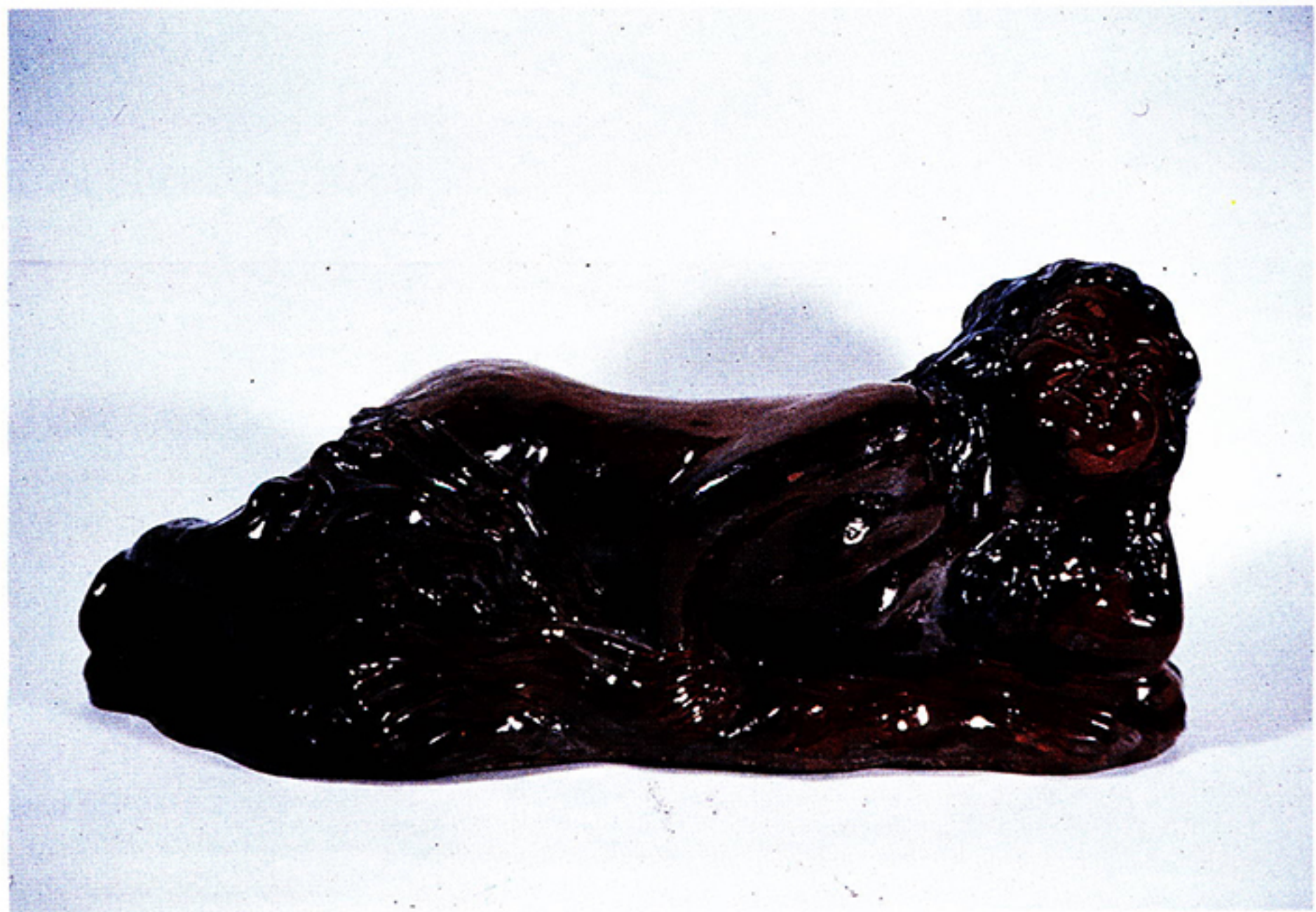
圖十七 四季花卉陶飯桶



圖十八 獅鈕蓋碗



圖十九 裸嬰陶枕（南投陶）



圖二十 裸女陶枕（協德窯）